大乘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浅释

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

大乘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浅释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于
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

开经偈

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
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

这一品叫“安乐行品”，“安乐行”就是“菩萨行”；“菩萨行”也就是“安乐行”。安，就是安居到这个行上；乐，就是快乐；快乐安居，是菩萨所修的这个行门。这个安，是身也安、心也安，身心都安居在所行菩萨道的这种境界上。不但安居在这种境界上，而且还快乐；怎么会快乐呢？因为自己所欢喜，欢喜行这种菩萨道。前面〈法师品〉、〈提婆达多品〉及〈劝持品〉都是很重要，这一品更重要。怎么会安乐呢？因为坐如来座、着如来衣、入如来室，修这种安乐的行，这是行菩萨道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路，所以这叫做“安乐行品”，这是第十四。

D2.示方轨（分二）
E 1.文殊请问 E 2.如来垂答
今 E 1

尔时，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！是诸菩萨，甚为希有，敬顺佛故，发大誓愿，于后恶世，护持读说是法华经。世尊！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恶世，云何能说是经？

“尔时”：当尔之时，释迦牟尼佛说完了〈劝持品〉，在这〈安乐行品〉一开始的时候。“文殊师利”：这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，有的翻译成

“妙德”，有的又翻译成“妙吉”；妙德、妙吉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文殊师利菩萨出世的时候，有十种的祥瑞，与其他的菩萨不同的；这十种祥瑞，代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“十度波罗蜜”：（一）光明满室；（二）甘露盈庭；（三）地涌七珍；（四）神开伏穴；（五）鸡生凤凰；（六）猪产龙儿；（七）马生麒麟；（八）牛生白泽；（九）仓变金栗；（十）象具六牙。总而言之，这一位菩萨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

这一位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他不打妄语，也不杀生、不偷盗，谨守戒律。由什么证明他守戒律而不偷盗呢？有一次，他对其他的菩萨说：“我从一发心修行，就持不盗戒；所以现在我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人偷盗；不但没有人偷盗，就是我把最值钱的东西放置在路上，也没有人会捡去的！”有的菩萨就不相信他讲这话，说：“那我们现在来一个实地的试验，你把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，放到城门前的路中间，因为那地方来往的人最多。经过三天的时间，如果没有人拿取，这证明你所说的是实在的。”

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好！我们就试试看啰！”把他最值钱的一粒宝珠拿出来──菩萨都有宝珠、有很多宝贝的；就放到城门的路中间了。人到城外去，或进城里边来，都必须要经过这城门；虽然这样多的人，熙来攘往，络绎不绝，可是经过三天，果然没有人拿，宝珠还在原处。一般的菩萨才相信文殊师利菩萨守持这个“不盗戒”是真的。

还有，这位文殊师利菩萨智慧最大，为什么他智慧最大呢？他就是修般若行修的；从一开始修行菩萨道，他就修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修这三般若，所以他智慧最大。

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以前，都跟这一位菩萨来学佛法──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前面，讲到“妙光菩萨”，就是这位文殊师利菩萨！所以，我们现在修行，受戒之后，一定要认真来守戒律；你现在不认真守戒律，将来成道的时候也会不真实；我们应该要学文殊师利菩萨这样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

“法王子”：佛是法王——法中之王，是天中天、圣中圣；那么菩萨呢？就是法王之子，所以这叫“文殊师利法王子”。“菩萨”：菩萨，是半梵语，具足为“菩提萨埵”。菩提，是“觉”；萨埵，是“有情”。菩提萨埵，就是“觉有情”，善能觉悟一切有情，令一切有情都得到觉悟了。又，这位菩萨，他和我们这一切众生都一样，不过他觉悟了，所以就是在有情之中的一个觉悟者。

“摩诃萨”：摩诃，是个“大”；萨，是“菩萨”，就是在菩萨之中，他又是一个大菩萨。大菩萨也就是个“老菩萨”，老菩萨就不是一个“小菩萨”。初发心的菩萨，叫小菩萨。初发心的菩萨，不一定就可以成菩萨；为什么呢？因为初发心的菩萨有的发心一天、有的两天、三天，就退菩提心，跑回来了！好像舍利弗行菩萨道，初发菩提心，遇到考验就向后转了。所以，在古人有这么几句偈颂说得很好：

鱼子奈摩罗，菩萨初发心，
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结果少！

“鱼子”就是鱼产的卵、fish egg。鱼产卵产得很多，不一定个个都变成鱼。“奈摩罗”，这种果实在印度有，其他地方很少的；它开了很多花，但不一定结一个果。“菩萨初发心”，初发心的菩萨很多，一听说行菩萨道不错，都发了菩提心；过了一个时期，遇到考验了，觉得行菩萨道很不容易的，莫如不行！所以这初发心的菩萨是很多，真正成了老菩萨的，也是不太多。“三事因中多”，这鱼子、奈摩罗果和初发心的菩萨，这三种，在因地就是种的因很多；“及其结果少”，真能成就的，是很少的。

所以这老菩萨，都是受过煅炼来的；什么叫“煅炼”呢？就用火烧过的。不是说用火烧出来的菩萨，是怎么样呢？好像在水火里头，火烧那么痛苦、水淹那么难受；经过这么多不容易忍的魔考，煅炼成功了！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不单是老菩萨，又是个大菩萨，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菩萨！

所以这文殊师利菩萨“白佛言”：他对佛就讲了，对佛说什么呢？“世尊！是诸菩萨，甚为希有”：世尊！现在在佛面前来发大誓愿的这些菩萨，

这是很稀奇、很少有的。“敬顺佛故，发大誓愿，于后恶世，护持读说是法华经”：他们是最恭敬佛了，所以就顺承佛的心意而发大誓愿，愿意在这个五浊恶世中，忍人所不能忍、行人所不能行的这种苦行。在将来末法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来保护这些个受持经典的、读诵经典的、解说经典的。这经典是什么经典？就是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我们现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不知道有多少万的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在这儿护持道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些菩萨过去都发过这个愿，所以有《法华经》的法会，他们都一定要拥护这个法会；也就好像这位多宝如来，他发愿有佛讲《法华经》的地方，他就要去现在其前，来给做证明。

“世尊！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恶世，云何能说是经”：世尊！所有想要弘扬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大菩萨，在将来末法，罪恶充满的这个世界上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人人好勇斗狠、好作战，人与人争、家与家争、国与国争、世界与世界争。此世界想要征服他世界，他世界又想征服此世界；所以人类就想要跑到月球里头去，月球里头人又想要跑到娑婆世界来；这就叫“于后恶世”，在这个罪恶充满的末法时代。怎么样子才能讲说这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？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佛。

E 2.如来垂答（分二）

F 1.总标章门 F 2.详释四行

今 F 1

佛告文殊师利：若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恶世，欲说是经，当安住四法。

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了，假如有发心来弘扬这部经的大菩萨，在将来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他发心想要讲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应该安住到四种的法。

F 2.详释四行（分四）

G1.身安乐行 G2.口安乐行 G3.意安乐行 G4.誓愿安乐行 G1（分二）

H1.长行 H2.重颂 H1（分二）

Ⅰ1.总标行近 Ⅰ2.别释行近

今Ⅰ1

一者，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

这四种的法，第一，就是“安住菩萨行处”，要居住在菩萨所修行的地方。菩萨所修行的，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六波罗蜜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），或者十种波罗蜜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、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这十度）。要居住在这十种波罗蜜上，这是菩萨所行处。以及菩萨所亲近的地方；能以居到菩萨所行的境界上，能以亲近菩萨所应该亲近的境界上，这样才能为众生演说、讲解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Ⅰ2.别释行近（分二）

Ｊ1.释行处 Ｊ2.释亲近处

今Ｊ1

文殊师利！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？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，柔和善顺，而不卒暴，心亦不惊；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实相，亦不行，不分别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。

这一段文，是讲什么叫“菩萨行处”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叫一声文殊师利菩萨说，你知道吗？“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”：怎么才可以称做菩萨摩诃萨所修行的处呢？“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”：若，是假设；假设这位菩萨修行忍辱行门的时候，住在忍辱地上。

谈到这个“忍辱”，很不容易的；释迦牟尼佛在往昔为忍辱仙人的时候，遇着歌利王割截他身体，他都不生一念瞋恨心，这就是真正住于忍辱地。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都知道这个公案，没有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，对于这个公案一定是不明白。

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释迦牟尼佛在山里边修忍辱行，山里边没有人，他又对谁修忍辱行呢？没有人和他来往，他这个忍辱怎么样修法呢？他修忍，忍，不一定要有“辱”，就是忍人所不能忍的。好像山里边有一些蚊虫，蚊

虫咬人咬得很厉害；他就有蚊虫来咬，他也忍着，不赶蚊虫走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要修忍；第二，他若赶这蚊虫走，怕把这些蚊虫吓坏了！所以他修这个忍行。这是小动物、蚊虫，那么大的呢？乃至于蛇来咬他，他也忍着；甚至于老虎来咬他，他也忍着。所有一切狼虫虎豹来想要咬他，他都忍着，这是对于一切畜生有忍；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就对畜生修这种忍。

有一次，歌利王到山上去打猎，他带着很多的人，有的大臣、有的将军，又带了一些个女人，这些女人就是皇宫里头的娘娘、妃嫔之类的。在打猎的期间，各人找各人所看见的畜生去猎，这些个女人没有去打猎，就在山上各处去游玩；一游，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人。怎么奇怪呢？头发都长到一起了，好像我们用的地毡一样，成了一片；胡子也很长的，手指甲也有几寸长，转了好几转在手指头上。

她们一看，说：“这是个什么怪物啊？”就有很多女人害怕，就要跑；听到这个很奇怪的，也不知是人、也不知道是畜生的就说话了：“你不要怕我啊！我不会吃你们的。”这些女人说：“这个不是怪物，他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！”于是吓跑的那几个也就回来。

人都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理，看看他怎么会说话？就问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儿修行。”“什么叫修行呢？”“无论谁给我什么麻烦，我都忍着；我在这儿修忍辱行。”讲了几句话，这些女人就都不怕了，看他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；所以大家就越走越近，把这个老修行给围上了！

在这个时候，歌利王去打猎，打快完了，就回来找他这一些个女人；一听，这些女人在那儿吱吱喳喳地讲话。山上没有其他的声音，很远就听见这些个女人都在那儿谈话，于是歌利王就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想看个究竟；一看，喔！这么一个长头发、长胡子的怪人！但是这可不是“嬉痞”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以为这嬉痞是长头发、长胡子，和这个忍辱仙人是一样的。这不是的！忍辱仙人专门忍辱，你做“嬉痞”是专门不忍辱，专门要杀人、偷盗，什么坏事都做什么，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

那么他一看，这个怪人在这儿和他这一些个女人一起谈话；他就生出一种妒忌了。哼！你这个怪人，大概是有一种特别的本领，把这些个女人都给迷住了！这些个女人本来在皇宫里头很守规矩的，见着你这么一个怪人，她们都不守规矩了！大约她们都对你生了一种爱心。于是就发起火了，说：“喂！你这个怪人，在这儿干什么的啊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在这儿修忍辱啊！”“什么叫忍辱啊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忍辱，就是人家骂我，我也忍；人家打我，我也忍；人家对我怎么样不好，我也要忍。”歌利王说：“我不相信你这个话，你这简直是骗人的嘛！世间人怎么可以人骂他，他也忍辱，打他，他也忍辱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不但骂我，我忍辱，打我，我忍辱；有人把我杀了，我都忍着！”

歌利王说：“你们大家听听！他对着我来打妄语，说有人若杀了他，他都忍！好！现在我杀你，你是真能忍吗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你可以试一试啊！”歌利王说：“好！我可以试一试！我不可以试一试我都要试一试！你以为我不敢试吗？哼！你说杀了你，你也忍辱，现在我不杀你！”怎么样呢？拿出宝剑来，一挥就把他一只耳朵给割下来，“你痛不痛啊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这没有关系！”

歌利王说：“你尽是打妄语，我不相信割去一个耳朵，你心里不生一种瞋恨心！割下来很痛的，你现在还说没有关系？好！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下来！”把那个耳朵又给割下来，说：“现在怎么样？你还没有关系吗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当然没有关系啰！”这歌利王更发火了：“对着我来打妄语！割你耳朵都没有关系？好！把鼻子也给割下来！”把忍辱仙人的鼻子也给割下来了，说：“这回你怎么样？你快讲实话！不要再打妄语了！我最讨厌的，就是你明明瞋恨，你说你不瞋恨，这是打妄语嘛！”

忍辱仙人说：“还没有关系，鼻子没有了，不要紧的！”“那好！你鼻子没有不要紧，我现在把你手给剁下来一只，你瞋恨不瞋恨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不瞋恨！”“那不瞋恨最好了！这回我把你另一只手也给剁下来，看看你怎么样？我要成就你的道业！你修忍辱行，旁人不敢这么对付你，我是个皇帝，我就杀了你也不犯罪的！”于是把他那只手又给斩下来了，说：“

怎么样？现在你很高兴了吧？两只手都没有了，你一定是没有瞋恨心？”

忍辱仙人说：“当然了！你是明白我，我的确没有瞋恨心！”歌利王火气更大了：“没有？世界没有这样的人！把手给你剁去，你不生瞋恨？那我再把你脚也给剁下来一只！”随着把忍辱仙人的脚又剁下一只，说：“现在你后悔了吧？你这个忍辱行，修得把脚也修没有了、手也修没有了，还剩一只脚。这回你若讲老实话，我还可以原谅你！你倒是瞋恨不瞋恨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不瞋恨！那脚没有就没有啰！只要你欢喜做的事情，你就做啦！”

歌利王听说：“啊！你还这么咬着牙打妄语！”于是把另只脚也给剁去了，说：“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两只手也没有了、两只脚也没有了、鼻子也没有了、两个耳朵也没有了，你现在瞋恨不瞋恨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我不瞋恨！”

歌利王已经就觉得很奇怪了，这个人是有什么邪法吧？怎么把他身上的肉割下来，他也不痛，还说“忍辱”？他真会忍辱？还是假的？就问说：“你说你忍辱，究竟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是真忍辱呢？或者把你心拿出来，我看一看你真没有瞋恨心，那才可以！”你说，把手脚都给剁去了，还要把心拿出来看一看！

修忍辱行的这个忍辱仙人就说：“心，你如果想要看也可以，不过，我现在给你一个证明。你把我四肢给斩断了，我如果生瞋恨心，将来就不会成佛，会堕地狱、转饿鬼、做畜生；如果我没有瞋恨心，你割下我耳朵，我耳朵会又生出来！你割下我的鼻子，我鼻子又恢复像本来那个样子似的；不单耳朵、鼻子可以恢复，就是四肢也会像你没有剁去那时候是一样的。我有瞋恨心，就不会恢复我本有的样子！”说完这话之后，果然，耳朵也生出来了，鼻子也生出来了，两只手、两只脚也都生出来了。

歌利王一看，说：“喔！这是个妖怪呀！赶快！大家用刀剑把他斩了！我一个人斩他斩不了！”命令他这些个兵将就都一起来，想要乱剑乱刀把他再斩碎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你说怎么样？这护法善神、韦陀菩萨就都发了脾

气，说：“你真是欺人太甚了！”于是乎，天上就打雷、下雹子，专往歌利王的头上打。歌利王这回说：“这个妖怪用神通了！他神通这么大，怎么办呢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不是我用神通，这是护法善神要来罚你了！”歌利王说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忍辱仙人说：“你快生忏悔心！你若不生忏悔心，这是不行的！”歌利王说：“那请你帮我忏悔了！我自己恐怕不行！”

忍辱仙人就求护法善神不要罚歌利王了，说是：“你们护法善神不要怪他！他是一个无知的、愚痴的人，我不但不瞋恨他，而且将来我成佛之后，这个剁了我四肢的人，我要先度他！”发过这个愿之后，歌利王大受感动：“喔！这一位修行人真是伟大！我对他这么样不好，他还要先度我！”于是痛哭流涕对忍辱仙人说：“你若成佛之后，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大徒弟！”要做第一名。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先度憍陈如——就是“解本际”这个徒弟，当时的歌利王。这个徒弟，你看！以前对于师父有这样子的罪过，这个师父还对他这么好，还要先度他。由此可见，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在佛教里头，这都不成问题的，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！

从这一个公案，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能不能像释迦牟尼佛修忍辱那个时候，有人把我们的手、脚、耳朵、鼻子给剁去，我们也能忍？我希望你不能忍。为什么呢？你若能忍，就要有人来剁；若没有人把你耳、鼻、手、脚斩去，你说你能忍辱是真的、是假的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又希望你能忍。你若能忍，这才证明你真和释迦牟尼佛修忍辱仙人那个时候是一样的。那么说：“我不愿意做忍辱仙人，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，我想做歌利王！若有修忍辱的人，我就把他手脚都剁下来，耳朵、鼻子也给剁去；然后我希望他发愿，他成佛了之后先度我，我省了很多的功夫来修道，就可以证果了！”这种的想法是靠不住的，也不合乎逻辑。为什么？你要是真能遇着释迦牟尼佛那样的，是可以；但是，凡夫不能和圣人来比。

还没有证果的凡夫，如果你割他的手，他也知道痛，你割他耳朵、鼻子，他统统都知道痛；他一痛，就生了瞋恨心。这一生瞋恨心，连他恐怕都要去做阿修罗去，他就要杀你、你就要斩他，造成世界的战争一天比一天大。所以不要学歌利王！歌利王虽然很幸运地遇到释迦牟尼佛发这种的愿先要度

他，这也是很危险的。如果释迦牟尼佛不发这个愿，你说他有什么办法不堕地狱？他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叫释迦牟尼佛一定要发愿先度他？这是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是靠不住的事情！你应该另想别的方法，不要学歌利王这样子。

这个“忍”，要怎么样子呢？要“没有忍”、要“不忍”、要“无忍”。若不忍，为什么又叫人忍？没有忍，为什么又说忍？无忍，怎么佛又说一个忍辱波罗蜜？“没有忍”是真忍，“无忍”也是真忍，“不忍”还是真忍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法师说法就是这样子！就是不讲道理，怎么说都可以。

怎么叫“没有忍”呢？就是你忍了，还像没有忍的那种感觉；你不要以为：啊！我忍了，这次我忍了！那就是着住了。忍了，还像没有忍似的；有忍，也像没有忍似的，所谓“有若无，实若虚”。譬如人家骂你，你说：“我忍了，他骂我！”你心里还有个“骂”呢！你若没有忍，根本就不知道他骂，没有这么回事。那根本就没有忍了，这叫“没有忍”；你若有一个“忍”，那就有所执着了。说这个我不相信！你不相信这个，你就信那个啰！有人问：“我不相信，是释迦牟尼佛还记得他修忍辱仙人的时候，被歌利王割截身体；他也没有放下、也是有执着，若是没有执着，他怎样又记得呢？”他记得，就是不记得；你明白，就是不明白！

这个“忍辱”，大概的意思已经讲了。这个“忍”，有的时候，一次容易忍，两次容易忍，到第三次就忍不了了；这一忍不了，就把以前能忍的功德也就都失去了！所以才说：“星星之火，能烧功德之林”。

修行忍辱行的这位大菩萨，得怎么样子呢？“柔和善顺，而不卒暴，心亦不惊”：柔，是柔软；和，是不争；善，是不恶；顺，是随顺。修忍辱行、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必须要柔和善顺，而且不卒暴。卒，就是猝然间、仓促。突然间把事情就做了，很冒失的；做了之后，这个事情就很不合理的，所以这叫“仓促”。暴，是暴躁，性情很暴躁的；修菩萨道的菩萨，就不应该暴燥。他心里边，对于一切事情也不惊恐。为什么他不惊恐呢？就因为有定力。

“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实相”：这个菩萨摩诃萨，在一切法上，他没有执着“修行”的念头；没有这种执着的念，所以叫“无所行”。他

行而未行，行所无事；做了，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似的。这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真能放得下！而且他观一切诸法都是空的。一般的人，你若对他说诸法都是空的，他又不修行了：“诸法都是空的，修什么啊？修也是空的、不修也是空，这何必又修呢？”这种外道知见，就这样讲。菩萨观诸法空，他知道一切法空，而“如实相”，完全都是合“真如”这个“实相”的妙理。“亦不行、不分别”：他也不作那个“不分别”的见。外道是“诸法空”，他也就不分别了、也不修行了；这是外道的不分别见：“它是空的，你分别它干什么？”他就修行这种邪见；菩萨不修这种邪见。“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”：这前边所讲的，这是菩萨摩诃萨的“身安乐行”，身所行的地方。

Ｊ1.释亲近处（分三）

Ｋ1.约远论近 Ｋ2.约近论近 Ｋ3.约非远非近论近 Ｋ1（分十）

Ｌ1.远豪势 Ｌ2.远邪人邪法 Ｌ3.远凶险戏 Ｌ4.远旃陀罗 Ｌ5.远二乘众

Ｌ6.远欲想 Ｌ7.远不男 Ｌ8.远危害 Ｌ9.远讥嫌 Ｌ10.远畜养

今Ｌ1

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亲近处？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；

“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亲近处”：什么是大菩萨所应该亲近的处所呢？亲近，也就是接近，就是离得不远、很相近的。“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”：这位大菩萨不攀缘去接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。和国王来打交道、做朋友，这叫“攀高结贵”，如果接近国王，就是一种攀缘心。王子，就是国王的太子；大臣，就是国家的大官；官长，这一切做官的，菩萨不去交际这一些个人，不和他们来往。说不和做官的人来往，也可以和这些个人来往；就是他来接近你，而不是你这个菩萨去接近他。

譬如你在庙上，一点攀缘心也没有，那个国王来亲近你、拜你，这没有关系，这你可以随机给他说法；所以这“法无定法”，也就这样子。你不要执着说：“哦！《法华经》那经文讲的，说菩萨摩诃萨修行，不应该接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长官！”那么他来了，你也不见他，这也是一种错误的。

他来接近你可以，不是你去接近他，这就合法。要是你去接近他，你跑到国王那地方去，说：“哦！您今天生日，我给您贺寿来了！给您念一卷《无量寿经》，保佑您长生不老！”这叫什么呢？这叫“拍马屁”去了！这是不对的。

那么你在阿兰若处——就“寂静处”住，这国王要来接近你、见你，那可以的；但是你也不需要用一个方法引得这个国王来。你若用一种方法叫他来，那还是你接近他了！总而言之，你念头一想：“哦！如果国王来拜拜我，那我的名誉可就大啰！”或者：“要是总统来到我这地方，怎么样子…”你若一天到晚尽打这种妄想，那就不对了！要凭感应。怎么凭感应呢？让韦驮菩萨去叫他来！你有修行了，韦驮菩萨一看，啊！没有人护法这位菩萨，我找一个大护法来帮助他！那么他找一个或者很有钱的来帮助你，这可以的。所以，这个道理要讲清楚了！

L 2.远邪人邪法

不亲近诸外道梵志、尼犍子等，及造世俗文笔赞咏外书，及路伽耶陀、逆路伽耶陀者；

“不亲近诸外道梵志、尼犍子等”：菩萨摩诃萨只要修学佛法，绝不接近外道梵志。梵志，就是出家的外道者。尼犍子，也是外道之一。有外道六师，他们的徒弟分别出九十六种外道，所以说“等”。尼犍，是梵语，翻译为“离系”，意思就是将离开系缚，还没有得到解脱，所以这是外道之一。“及造世俗文笔”：和世间写电影、写戏文、写这种令人生淫欲心的小说，这都称为世俗文笔。“赞咏外书”：他赞叹这外书怎么样好、怎么样好。

“及路伽耶陀”：路伽耶陀，也是梵语，翻译为“恶论”。好像谁呢？Samorosa 今天写那封信，那都可以叫“路伽耶陀”——恶的论调、恶的议论；讲来讲去，也讲不出一个真理，就是叫人造恶。“你吃多一点毒药，你就开悟大一点；你若吃少一点，就开悟小一点。所以你吃，多多益善！”不单你吃，他也吃。这是师父破徒弟之论，这叫“恶论”。师父破徒弟，就总表示这个师父智慧高，总比徒弟好，你说什么都不对；你对的也是不对，就

是给你造一个恶的、不合乎道理的论，这叫“路伽耶陀”。

“逆路伽耶陀者”：和这个逆路。逆路，就是“逆论”；前边是恶论，这是逆论。怎么叫“逆论”呢？专门：“嘿！你若能把你爸爸杀了，那才是英雄呢！”“你若能把你师父打一顿，那你真是大丈夫！”“你把那个佛像打碎了，那我就给你叩头了！”就是这种论，就叫人做这种逆事，鼓励人做坏事。逆论，这叫徒弟专门破师父，师父所说的都不对，他总觉得：“我这个徒弟比你这师父好得多、聪明得多！”就专门破师父。前边那个“路伽耶陀”是师父专门破徒弟，这个“逆路伽耶陀”是徒弟专门破师父；这互相来毁谤，师父就毁谤徒弟，徒弟看着，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他还跟你来个逆论，也就毁谤师父说：“不要听他的，你听我的！他没有什么学识！”这叫“逆路伽耶陀者”。

L 3.远凶险戏

亦不亲近诸有凶戏、相扠相扑，及那罗等种种变现之戏；

这种人，“亦不亲近诸有凶戏”：凶戏，不是儿戏；就是互相杀、争、战争。这种打斗的戏，都不要去看、不要去听。“相扠相扑”：就是互相打功夫，你打我一顿、我打你一顿。所以今天难怪有人批评说，我们在卫塞节的时候，不应该用打功夫的节目。这也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《法华经》上不准这样子；可是我们不是菩萨，菩萨才不准。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现在还都是凡夫，凡夫做很多错事都没关系；不过要改，改了才没关系，若不改，就有关系了。不要又误会说：“法师说没关系，我们就去造多点罪过了！”那又不行。

“及那罗等种种变现之戏”：那罗，也是梵语，就是“大力士”。大力士，就是你能拿动五百磅，我可以拿六百磅！和你较力。这个较力的人，总表示我自己是个大英雄，我比谁都力量大！菩萨不接近这种人。又有变魔术的；魔术，就是本来没有，他会变成有；本来有，他又会变成没有；他那个手里头就有很多的手术，叫你看着以为是真的。小孩子看了，就以为是真的；大人看了，知道这是变化的！这是一种幻术，他用魔术变的！知道他不是

真的。菩萨也不看这种变魔术的戏。

L 4.远旃陀罗

又不亲近旃陀罗，及畜猪羊鸡狗，畋猎渔捕，诸恶律仪。如是人等或时来者，则为说法，无所希望。

“又不亲近旃陀罗”：旃陀罗，是印度的种姓之一。印度有四种的种姓，所谓四姓，就是：（一）婆罗门，指祭司、僧侣阶级；（二）刹帝利，指贵族阶级；（三）吠舍，指从事农业、畜牧、商业的庶民阶级；（四）旃陀罗，指奴隶阶级。这四姓之中，婆罗门的地位最为尊贵，旃陀罗则是最贱的阶级。

这旃陀罗，他是杀猪的、屠宰的，不可住在村镇中，一般人所走的路，他不准走的，都单单他有一条路；他在街上，甚至于要摇铃，还要挂一个招牌悬在头上，自我标示说明自己是旃陀罗、是个杀猪的。你看！在印度社会的种姓阶级见解观念是很厉害的，所以菩萨也不接近这种人。

“及畜猪羊鸡狗”；畜，是畜养；这个字，有的地方读“处”，这个地方读“序”。不畜，也不养鸡、也不养狗、也不养羊、也不养猪。菩萨也不接近这种畜养猪羊鸡狗的人，也不接近“畋猎渔捕”：畋猎，就是打围；渔，就是钓鱼；捕，就是捕鸟，去捉鸟。菩萨也不可以打围的。说：“那么六祖大师还在打围的人那儿，一起打了十六年围。”六祖大师是和打围的人在一起，但是他自己没有打猎。方才说菩萨“不接近国王、大臣、长官、王子”，你看中国的六祖，武则天请他多少次，他也不去；唐朝贞观皇帝请四祖四、五次，他也不去晋见，这都是就是守着《法华经》这个规矩。

“诸恶律仪”：和一切的恶律仪。好像现在在鲍尔街 (Powell Street) 那个，说他们也是和尚，又穿得奇装异服，到各地方乒乒乓乓和人要钱。还有，现在有一些个很奇怪的人，穿着一种怪衣服；这都叫“恶律仪”，那个样子很奇怪的。菩萨也不接近这种样子很奇怪的人。

“如是人等或时来者，则为说法，无所希望”：好像这样的人等，或者有的时候他来，就给他说一说佛法。对他一点希求也没有，不存一个攀缘心。

L 5.远二乘众

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不问讯。若于房中，若经行处，若在讲堂中，不共住止。或时来者，随宜说法，无所希求。

“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不问讯”：菩萨摩诃萨也不接近求声闻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种小乘的人；也不向他们打问讯。为什么？因为志向不同。说到打问讯，你们看见日本的和尚，见着人就合起掌来打问讯，这就是没有听过《法华经》的；听过《法华经》，他就不会那么样没有架子了。

“若于房中，若经行处，若在讲堂中，不共住止”：或者自己在房子里边，或者自己经行的地方，或者在讲堂里，不与恶人在一起住或共处。这恶人，除非他改过了，那就没关系。到我们这儿，好像 Sementan 这样的人，这都是想要求佛法，这可以的。

“或时来者，随宜说法，无所希求”：或者有的时候他想来学佛法，就随他的机宜，来给他说法。也是一点攀缘心都不应该存的，没有一种企图。

L 6.远欲想

文殊师利！又菩萨摩诃萨，不应于女人身，取能生欲想相而为说法，亦不乐见。若入他家，不与小女、处女、寡女等共语。

释迦牟尼佛叫一声“文殊师利”！我再告诉你，菩萨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怎么样的事情呢？“又菩萨摩诃萨，不应于女人身，取能生欲想相而为说法，亦不乐见”：菩萨摩诃萨不应该见到女人的时候，就生出一种欲心的想像，就分别这个女人生得相貌怎么样好、怎么样美丽，就生出一种淫欲的心。不应该这样子！甚至于见到女人就欢喜，特别欢喜给女人说法。男人要向他请法，他不理；女人若向他一请法，他非常地高兴，话越说越多，越多就越说，专门和女人说，几天几宿也说不完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欢喜女人，对女人有一种欲心。

要怎么样呢？不单不对女人生出一种淫欲的思想，也不愿意见女人。因为女人这个身体不洁净，所以修道的人不应该常常见、愿意见女人。你要是真有定力了，见如不见，所谓“眼观声色内无有，耳听尘事心不知”，那又是一回事了；在你没有定力，会被境界所转的时候，就不应该见那么多的女人。

“若入他家，不与小女、处女、寡女等共语”：假设有什么特别的因缘，行菩萨道的人，到其他的人家里去，不能和人家的小女孩子这么叽叽喳喳地讲话；不单小女孩子不应该讲，就是处女也不应该讲。你这个修菩萨道的人，尤其不应该没有旁人，就两个人，单独地与处女讲话；处女，就是没有结婚的、也没有接近过男人的女孩子。寡女，就是结婚了之后，丈夫死了，守寡了。守寡的女人，也不可以和她共语；共语，就是单独两个人那么讲话，没有其他人在旁边。“等”，就是这个小女、处女、寡女这一类的；等，是等类。这一类的人，不应该共语，不应该在一起私语；共语，也就是私语，就是没有旁人听见。修行菩萨道的菩萨摩诃萨，不应该这样子和女人谈话。

L 7.远不男

亦复不近五种不男之人，以为亲厚。

“亦复不近五种不男之人”：这五种不男之人，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讲来听听！果宁！（弟子：不知道。）Who know this? Who talk to me!（谁知道？谁对我讲！）有没有人知道？快一点讲！果护知道吗？（弟子：我不知道。）为什么你不知道？果逸知道吗？（弟子：不知道。）果修？（弟子：不知道！你没有教我。）你们受戒就应该学过，审戒的时候问过这个！果先知道吗？（弟子：不知道！）噢！都不知道，难怪有这么多同性恋，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问题！现在同性恋都合法了，你们女人就来没有饭吃了，没人养了、没人要了，所有的男人都要男人作老婆了，不要女人了！女人就没有用了，也没有要女人来生孩子的，这个太惨了！Very bad! 你怎么笑呢？应该 crying（哭）！

“五种不男之人”，那么不是男人，是女人吗？也不是女人。有五种也不是男人、也不是女人，你说他是男人，他又不能干男人的事情；你说他女人，他又不能干女人的事情，所以这五种叫“不男”。以前没有说他是“不女”，那么我现在给他取个名字，也叫“五不女”。“不男、不女”，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简直就不是个人，这是个废物！于世界上一点用都没有的，就是吃饭的东西！他也不能帮助女人生小孩子，他也不能本身做女人来生小孩子，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对世界没有什么帮助的？这“不男不女”有五种：

（一）生。他这个人，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，也没有男根、也没有女根；他生来，也不是男人、也不是女人，就是也不能做男人的事情，也不能做女人的事情。本来男人是帮助女人生小孩子，这个女人她自己本身会生小孩子；可是，这个他生出来就不能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情，这叫一个“生”，生来就不可以。为什么他这样子呢？这个因果，你们要知道！因为在往昔，他欢喜同性恋——或者女人单和女人来恋，或者男人和男人来恋，或者他又恋男人、又恋女人；这么样子，所以他也就搞得也不是个男人、也不是个女人，有形而无根——有人的形，但是没有人的根，这叫“生”。

（二）犍。本来是有男根的，但是把男根割去了；或是他生了一种疮，把男根给烂掉了；女人也是这样子，这叫一个“犍”。

（三）妒。他见着男女，生一种妒嫉心，变成男的了；可是他变是变成男的，有这种的心理，但是做不了事情，不能人道。有的时候，他又见到女，他生一种妒嫉心，又变成一个女，但是也不能人道。这叫一个“妒”。

（四）变。前边的“妒”，是见到男人他变成女人、见到女人他变成个男人，就生这种淫欲心；或者见到男人他变男人、见到女人变女人，这都是一种由妒嫉心来现出这种的形相。第四种的“变”，他自己就会变，自己等一阵间，譬如十二点钟他是个男人，到一点钟又变成个女人，不用见着这个男女，他自己就会变了。等到两点钟、或者三点钟、或者五点钟，他又变成一个男人，所以这叫“男不男、女不女”。这种的情形，是什么道理？他变

成的这样子，也就是男的和男的搞同性恋、女的和女的搞同性恋，或者男的自己对自己行淫欲、或者女的自己对自己行淫欲。会做这种的事情，将来就会受这种果报，变成也不男、也不女。你说他是男的，他没有男根；你说他是女的，没有女根。他又可以变成男的，又可以变成女的；变是变了，但是不能行人道，没有这种的能力。

（五）半。就是 Half-half 那个“半”。怎么叫“半”？就是半月他就变成一个男人，半月他又变成一个女人，半月男、半月女。以前那个“变”，或者一两天是男人，或者一两天就是女人了，不要等到半个月。这个呢？他要等到半个月，他有了男根了；等下半月，他又变，就变成一个女的。这也就是“男不男、女不女”那种人，才受这种果报。

你们听过，所以研究佛法，你才能懂得这个道理，不研究佛法的人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五种不男、五种不女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！佛法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说明白了。

这五种人要是想出家，不收的，不准他出家的，佛都不度这五种人，因为他太坏了。这五种人，他的思想是最坏的、染污的，满肚子都是坏水、坏思想。所以你们无论哪一个，若有这种“自渎”的情形──自渎，就是自己对自己行淫欲；男的自己对自己行淫欲，女的也自己对自己来行淫欲；就会变成五种不男，也就是五种不女、也非男非女，这才是“没有男女相”了！可是这种是坏相，这叫“诸根不具足”。根本这个“根”，就是“男女根”，男女根你都不具足了，这是个世界上最坏的人；所以，做人一定要自己循规蹈矩的。你不循规蹈矩，将来受的果报，也就是不正常的；你看那些个六根不全的，都因为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所以自己才受这果报。

“以为亲厚”：亲，就是亲近他；厚，就是和他做很好的朋友。修菩萨道的菩萨摩诃萨，不和这五种不男不女的人来做最好的朋友。

L 8.远危害

不独入他家，若有因缘须独入时，但一心念佛。

不可以独自一个人到在家人的家中，这应该要避嫌疑远离。若有特别因缘，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到他人家里去的时候，则是一心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或者念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；就一其心来念佛。

L 9.远讥嫌

若为女人说法，不露齿笑，不现胸臆，乃至为法，犹不亲厚，况复余事。

“若为女人说法，不露齿笑，不现胸臆”：假设为女人说佛法的时候，不应该把牙齿露出来，笑得嘻嘻哈哈的。你看一看！不是说笑就是一种好啊！你对女人说法的时候，不应该把牙齿露出来笑；你若露出牙齿来笑，就令对方生一种淫欲心，或者你自己有一种不干净的思想。也不把前面肚子露出来；胸臆，就是前面这个肚皮。“乃至为法，犹不亲厚，况复余事”：乃至于为佛法，因为给他讲佛法，也不特别和人太亲密了，好得像是一个头似的，不那样子。何况其他的行为事情呢！所以修菩萨道的人，时时刻刻都应该自己检点、自己小心。

在讲佛法，必须要修定力；你若有定力，能以入水不溺、入火不焚，犹如精金似的。譬如最好的金子 ten oz（十盎斯重），你用火怎么样烧它，它还是 ten oz，不会少的；若不是好的金子，一烧，它就变成少了，没有那么多份量。修道也是这样，你若真正修成功了，用火烧也不化，用水淹也不坏，这叫“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”。能以随缘不变、不变随缘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境界；若不到这种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一定得要小心谨慎，好好的，时时刻刻都不要打妄想。

那么，你能随缘不变、不变随缘，这是不是妄想呢？你去随缘，是不是妄想？这不是！因为你不变。你能不变，才可以随缘；常随缘、常不变，常不变、是常随缘，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。一定要到这种火也烧不死、水也淹不死那种程度上，才可以说是真正有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是一种特别的情形；所以，我们修道，在没有到这种的境界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去修行。

L 10.远畜养

不乐畜年少弟子、沙弥小儿，亦不乐与同师。

“不乐畜年少弟子”：不乐，就是不愿意，不一定不畜；若有特别的因缘，也可以畜，不过是不乐畜而已。你要是乐畜，那就错了！你就欢喜这年少的弟子，说：“我老了！在家里也没有儿、也没有女，出家收个小徒弟，他好侍候我。这是不错的！”这是不对的！因为出家人、修菩萨行的人，不应该享受，不应该叫人家来奉侍我，为我来服劳执役、做工。行菩萨道的人，很不方便的，有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做的；你想马马虎虎的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，你想收个小徒弟，都不应该；要是有特别情形，这也可以的。

为什么不收年少弟子？因为这年少的弟子不听教化，他很顽皮的。你看有的父亲、母亲，小孩子不听教，把父亲、母亲眼睛都气红了，也没有法子他；你说，你若收这么一个不听教的小徒弟，一天到晚那可麻烦就太多了，所以就不乐畜年少弟子。如果他听话，是个好孩子，你叫他修行，他就修行，你叫他不顽皮，他就不顽皮，这样子可以的。

所以你经典要把它看活了，不要看得太死板；他是“不乐畜”年少弟子，不是一定就“不要”年少的弟子；如果是好的年少弟子，也可以要。那么说，你知道他好不好？你若不知道，就不要冒险，就不要收；你等确实知道这小孩子是不错，有点来历的，那么可以收他了。

讲起这个，我又想起我收一个小皈依弟子这一件事情。我的皈依弟子，有好几个都很小的，十二、三岁的小徒弟，但是他们非常地听话。

我在东北那个地方，听说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叫郑德；这小孩子很奇怪的，他从五岁就给父亲、母亲天天叩头。我听说有这么个小孩子，我自己就生了惭愧心；我从十二岁才知道给我父母亲叩头，这小孩子从五岁就行孝道，我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小孩子。这个小孩子他在家里，哄得他父亲、母亲一天到晚不知道怎么样叫愁、不知道怎样叫忧。

有一天，机缘成熟了，我就到他家里去。他家在五常县，那个地方，离我那个县有一百多里路。这时候，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到十二岁了吧？

在我没去之前，有很多外道就想度这个小孩子做他的徒弟；因为他是很有名誉的，人人都知道这小孩子是个孝子，对于父亲母亲非常孝顺。所以这些个外道的老师就把他注意了，想要收他作为自己的徒弟，于是就去度他；但是每逢和他一谈话，就辩论不过他。这小孩子问他：“你修的是什么道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修身啊！”又讲怎么样才能修成神仙。那这小孩子就说：“神仙要怎么样才能成呢？”他说：“要打坐、要孝顺父母……”这小孩子就说：“那么你孝顺父母没有？”问得他们都没有话讲。这小孩子说：“我现在先孝顺我的父母，先把我父母孝顺完了之后，再修道！”又说：“父母就是堂上的活佛，我不能舍近求远。”一讲，这外道老师也没有法子来辩论胜得了他，就走了；很多外道的老师想度他，也没法度了！

这一天我来了，他在家里，趴着玻璃窗户一看，对他母亲就讲：“妈妈！我师父来了！”他妈妈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有个师父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就有个师父了！”他母亲也认为他很奇怪的，就把我迎接进他的房里。我在东北，身上都背一个万宝囊，这里头什么东西都有，经典、所用的东西；就好像你们那个 bag（背袋），不过我这个，是跨到身上的。我一进门口，这个小孩子见到我，把我这个 bag 就给抢过去，他就背着；我跟着他到屋里边，坐在炕上，我就和他谈话。

我说：“谁叫你给父亲、母亲叩头的？是不是你爸爸、妈妈欢喜你叩头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！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叩头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对父亲、母亲的恩没有法子报，所以我就给父亲、母亲先叩几个头啰！令他们两位老人不发脾气、欢欢喜喜的，我认为这是做儿子的应该做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五岁那时候，还不懂得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你就想给父亲、母亲叩头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这么样做，是我最欢喜的。”“那好啦！你好过我了！我从十二岁才知道给我父亲、母亲叩头，也没有人教我。但是你从五岁就能这么样做，你真是一个最好的好孩子！”这小孩子听我这样说，也很高兴的。

我又问他父母亲：“究竟他单单给你们叩头，他有的时候，会不会令你们老夫妇两个发脾气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老夫妇两个没有什么道德，大概我

父亲是有道德，所以得到这样一个好孙子！”你看！他不自满，不说：“哦！你看我是做得不错，所以生了这个一个好孩子来孝顺我！”由这一点，就证明他父亲一定是很明理的人。

谈了有一个多钟头，我就在坑上要下地，要走了。郑德赶快下地，把我这一对鞋就给拿去了。我以为他拿鞋是给我穿鞋好走，谁知他拿起鞋就跑了，跑到另外一个房，把鞋放到另外一个房，回来就对我讲：“师父，我今天头一次见到您，一定留您在我们家里面吃一顿普通的饭。我也不做什么好的东西，并且我家里也没什么好的东西！”他这样一讲，我也很欢喜这个小孩子，头一次来，就留师父吃饭，对师父也很孝顺；于是乎我就默然允许了——没有答覆他，就点一点头。他就去作饭，煮好了，拿来大家一起吃。

吃完了饭，我就问这个小孩子：“郑德啊！你现在拜我作师父，是应该师父听徒弟的话呀？还是徒弟要听师父的话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徒弟听师父的教训，怎么可以师父听徒弟的话呢？”我说：“现在你这样讲，为什么你不得到我的同意，就把我的这一对鞋给拿走，回来，叫我在你这儿吃饭？你要是听师父的话，你不应该把我的鞋给拿走，才留我吃饭；你应该就这样子对我讲，不应该用一种强制的手段，来叫我在你这儿吃饭。你这岂不是叫师父听徒弟的话吗？”我说完了这话，这小孩子即刻就跪到我面前了，说：“师父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再也不敢这么做了！我以为这样子师父绝对不会走的了！”我说：“那你知道师父绝对不会走，你这岂不是用一种勉强的手段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以后不这么样做了！请师父原谅我！”

那时我没有答应说是可以不可以，只默然允许，就是因为他强制我，留我在这儿吃饭，所以也就这么默然允许。没有法子嘛！他把我鞋给拿走了，我没有鞋是不能走路的，因为在东北有很多雪；不错，我可以就不穿鞋在雪上走，但是也很难受的。

我在东北，每年到冬天，都有三尺多深的雪；我就也不穿袜子，就穿这么一双罗汉鞋到各处去。所以一般人说：“哦！这个人是有道德的人！”其实不是有道德，就是能忍，不怕冻、不怕饿。所以我说：“冻死迎风站，饿

死挺肚行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初锻练不穿棉衣服，也冻得很厉害的；不过，你要是冻过去了，就不怕了！在东北，那个天气不像美国，美国这里没有冻的天气！这个耳朵可以冻硬了，它冻硬了，就很痛的，你用手这么一扒，耳朵就会掉了，这么样子。真的啊！但是，我也不戴帽子，耳朵也没有冻掉过，因为我是冻出来的。最初，比针扎的还痛，痛得很厉害，然后随你痛去，不管！掉了算了！但是也就忍过来了。

这个小孩子就这么样孝顺，我一见到他，我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个出家人，因为他的相貌那么肥肥胖胖的，耳朵也大大的，喔！很有福报的样子！这个小孩子是很聪明的，好像这种的小徒弟可以收的，收多一点都不要紧；他太好了——不是，他太懂规矩了！守道听教训了！所以这种年少弟子可以收的。

“沙弥小儿”：小儿，就是小孩子。这里的沙弥小儿，不是老沙弥、也不是沙弥，是驱乌沙弥；驱乌沙弥，就是赶乌鸦的沙弥，由八岁到十二岁，也是年纪很轻的。在古来的庙上种菜，有乌鸦来偷吃菜，就叫这小沙弥去赶乌鸦，这叫“驱乌沙弥”。

沙弥，是梵语，翻译为“勤息”；勤，就是不懒惰；息，就是不发脾气，也就是“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瞋痴”。你能勤修戒定慧，贪瞋痴自然就息灭了；你若贪瞋痴不息灭，戒定慧也不能勤修。你有很大的贪心，有贪心的人就好逸恶劳；好逸，就是好安逸，恶劳，就是怕做工作。你有贪心，就好逸恶劳；你有瞋心，就好发脾气、好瞋恚；你有痴心，就尽打妄想。想这个不成功，又想那个；想那个也不成功，又想另一个。所谓“夜晚千条路，早起卖豆腐”，躺到床上，有一千条路可跑的；可是明早起来，还是要去卖豆腐。这就是痴心妄想！

你若不息灭这贪瞋痴，戒定慧就不能现前。“戒”，第一就是戒“贪”；就是不要贪得无厌、不要好逸恶劳。定，你若有定了，所谓“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”；无论你有什么方法、Good ideas you have, I have Samadhi!（我有定力），你怎么样想办法也都摇不动我，你怎么样来想给

我麻烦也没有法子，因为我有定力。所以“定”，就是对治“瞋”的；你就是脾气发得再大，我也不管。

“慧”就是对治“愚痴”的，你有了智慧，那愚痴就变了智慧了；你若有了愚痴，智慧也就变成愚痴了。它们两个是一个的，就是一反一正；这个样子是智慧，那样就是愚痴了，一面阴、一面阳。你要是攀缘，这就是愚痴；你要是不攀缘，这就是智慧。你各处去醉生梦死、颠颠倒倒，这就是愚痴；你清清净净、不贪不染，这就是智慧。你一时清净，你一时就在灵山；你时时清净，时时都在灵山。灵山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道场；说法道场是灵山，就是比喻你心里清净。所以说：“一时清净，一时灵山；时时清净，时时灵山。”都在灵山法会上，不要向外去找，都在自己这里，只要你明白、会用；你不会用，就是废物。所以，修行也就在这个地方！

“亦不乐与同师”：不单自己不收小孩子做徒弟，也不和他同拜一个师父。那叫他拜我师父做徒弟吧！我师父比我资格老，教小孩子、哄小孩子，大概比我有本领！也不可以的。你若和他同一个师父，他叫“师兄”，你就要照顾他；你不照顾他，这师兄弟的情份也没有了。所以他就一天到晚：“师兄！我要吃一块糖！”你就要给他买一块糖吃。“师兄！我要吃饼乾！”你又要给他饼乾吃。这多麻烦！但也是“不乐与同师”，不是“不同师”；或者你师父欢喜这个孩子，你也不能反对的。

现在人好像不少了，规矩也很好了！以前，我在 Sutter Street（沙达街）那时候，人来听经，你说他们怎么听经？有的趴那个地方听、有的躺那个地方听；有的把腿放到凳子上边、把头放到凳子底下，就像个长虫似的，缠到凳子上。为什么那样子呢？他们认为那是练习“瑜珈”，所以我也不讲他们；因为那时候人都不知道规矩，所以没有人守规矩。等到此地的时候，有果容带班大学生来，这一些个大学的学生，多多少少都懂一点规矩；所以一点一点的，就循规蹈矩了。并且那头一个暑假班，我也很严厉的，连一分钟也不准旷工，五分钟也不准休息；所以有人想捣乱，也没有成功。等第二个暑假班，规矩就更好一点，以前根本就没有人懂得向出家人来叩头、拜。那时候有个人，他天天向我叩头，他说他可以给我跪四个钟头——他听说旁人有

在我面前跪四个钟头的，他说他也做得到。我说：“好！你做得到！”那么以后他也天天叩头。本来我不欢喜人给我叩头的，但是到这个地方，因为美国人也都不欢喜叩头；所以现在，我就欢喜你们叩头，本来不欢喜的也要欢喜——我不欢喜受头，我也要欢喜；你们不欢喜叩头，也要欢喜。

又有一个果地，他到这地方做领头，天天向我来叩头；以后有一个周弥勒，看他叩头，说是我叫他们叩的头。其实我不叫人给我叩头，我知道我自己没有道德，所以不欢喜人给我叩头。那么他也就颠颠倒倒这么给我叩头，因为若要郑重其事，他觉得他老资格了，不好意思，就这么开玩笑的样子来叩头；以后开开玩笑，把他自己开得没有面子来了。佛教讲堂到现在是有一些规矩了，并且你们这些个美国人也立了这规矩，说不讲话；这个我最同意的，因为我也不欢喜讲话。你们也不要和我讲话，我也不和你讲话，大家都少麻烦。现在很好了，比以前的很有规矩了！那么以后呢？我相信一天比一天会好，因为这个美国样样都是很美丽的，这个规矩也一定不会很丑陋的。

K 2.约近论近

常好坐禅，在于闲处，修摄其心。文殊师利，是名初亲近处。

“常好坐禅”：这个坐禅，你若喜好，那才可以坐禅；你若不喜好，就是坐禅也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们现在暑假班这一班人，可以说都是常好坐禅的人；常好坐禅，就是修行菩萨道最要紧的一个条件。若不好坐禅呢？相信就是好散乱。

坐禅，就会得到定力；那么禅是坐的吗？是坐的，也不是坐的。你在没坐之前，不是坐的；你坐完了之后，也不是坐的；在坐禅那个时候，就是坐的。实际上，这个禅，你站着也是禅、坐着也是禅、走路也是禅、睡觉也是禅。你若会了这个“禅”，就是行、住、坐、卧都是禅；不过，在你没有明白这个“禅”之前，你必须要先坐禅。你得到禅了，你就离不开禅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这个禅也就是你、你也就是禅，禅也就跟着你、你也就跟着禅；如影随形，想离都离不开了！那就是个定力，这是坐禅。

这么讲来讲去，这个“禅”倒是个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你若认为它是个什么，就有所著住了！什么也不是，就是无所著住。说：“这个是不着边际的话！”当然啦！若有边际，就不是禅啰！禅就是没有边际的，也就是一个空的；空的，生出来你的定力、生出来三昧。

禅，是半梵语，具足叫“禅那”；禅那，是梵语，此云“思惟修”，又叫“静虑”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思惟修、静虑。你若不会用功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打妄想！打打妄想，或者就把妄想都打跑了，就没有妄想啰！

你不要以为“打妄想”是个坏的名词，打“妄想”是不错的，你能把妄想给打跑了，和它斗争；这妄想一生出来，你就用降魔杵打它一杵，把这妄想就打死了。打死了，它还等一等又有一个生出来；你又一降魔杵，把它又打死了；再生出来一个，你又一降魔杵，把它又打死了。那么降魔杵打，有的时候打死它又活了；这回怎么样？就用斩魔剑。看妄想一出来，你一剑就斩去，它就不会再活了！所以斩魔剑是很厉害的。你把妄想给斩死了，你智慧就生出来了；智慧，就是斩魔剑。你有智慧，就有斩魔剑；你没有智慧，就没有斩魔剑。

有人说：“我听经听了这么久，没有听过这么讲的！”为什么一定要像你听的那么讲呢？这经是欢喜怎么讲就怎么讲，飞天遁地，好像龙似的。那么，降魔杵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定力。你有了定力，就是有降魔杵；没有定力，就是没有降魔杵。现在明白了？你坐禅，就会生出定力；生出定力，就把妄想给打死了。你再坐禅，就会生出慧力；慧力就是智慧力，就把那个妄想也给杀了。

所以这“常好坐禅”，常常愿意修习定力，这是菩萨所应该修行的。那么，在什么地方坐禅呢？跑那个戏院子里，一边看戏、一边坐禅，可以不可以？到那个电影院里去，一边看电影、一边坐禅，可不可以？你要是会坐禅了，到什么地方都可以；不会坐禅呢？不可以的。会坐禅，是“行也禅，坐也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”；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”！你若是觉悟了，这大千世界都没有了，何况其他的东西呢？你作梦的时候，才有六

道轮回，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；你这个也放不下、那个舍不了，“哦！这是你 husband （丈夫）！”“那是你的 wife（妻子）！”“那个又是你爸爸、妈妈！”七扯八拉的一大堆，那没有意思。

要怎么样呢？你要是没有得到定力，坐禅要“在于闲处”。说那我明白了，是要不做工，一天到晚是很清闲、很懒惰的，那是正对我的脾胃了！我就不愿意做工，那我就坐禅去了！这个“闲”，是不闹热的地方、清闲的地方，就是阿兰若处。阿兰若处，就是寂静处、没有喧闹处。是那个“闲”！你不要好像果先说：“‘门外汉’是不是个‘罗汉’呢？”真好笑了！门外汉怎么会是个罗汉？门外汉，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。我听得真是——啊！这是美国人学中文，真是有特别的妙处！“门外汉”变成“阿罗汉”？或者将来可以，不过不是现在！

“修摄其心”：修，是修行；摄，就是好像用吸铁石，总吸着那块铁。摄什么呢？摄心，就是不叫你那个心跑了。说：“我心还会跑吗？”你心不会跑吗？你心不但跑，而且还跑到十万八千里，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跑去了！前一念跑到欧洲，后一念又到了澳洲，再后一念，又到了亚洲，知道越南的大炮“碰！碰！碰！”打死很多人。这样也不用钱、也不用买票，五大洲都游遍了，你以为是很便宜的事情；其实在你自性里头那个 gasoline（汽油）你用了很多，不过你不觉得。那 gasoline 干什么的？可以放光的；你用了，它就没有光，就黑暗了。我讲的这里头，的确有真正道理，你明白了，这是很有用的，不要用那么多 gasoline；你若不明白，将来用完了，就变成一个黑暗的，跑到饿鬼道去。

所以孟子说：“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，而不知求，哀哉！”人的养鸡和狗若跑了，你就知道各处找去。喔！我的鸡丢了、我的犬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，赶快登一个报纸、put advertisement，说：“我的狗丢了，你们谁若看见，请打个电话到某某地方，就可以找着我了！”可是，你那个心跑了，却不知道去找。好像方才我说的，不用买票就可以游五大洲；甚至于飞天遁地，跑到天上、又跑到地里头去，也不要买票。你以为这是很便宜的，但是却把你自性的油用得很多，你那个般若光就没有了！

讲到这个地方，你们真应该要知道打妄想的厉害了！不可以随便打妄想。又想想：啊！我的小孩现在不知怎么样了？又想想：我那个姊姊、妹妹，现在怎么样呢？或者：我兄弟、哥哥、爸爸、妈妈……。就想这些个问题，的确一点用都没有的！这是没修摄其心。你修摄其心，就是不会“放心”；你若心放了，那就没有修摄其心。现在，这个道理你们都懂了？再者，这个“修摄其心”，那个道理可就多了，若完全讲，讲不完，我只可以讲一小部份。

第一，要“呵五欲”；呵，就是呵斥，就是闹这五欲。什么叫五欲？很简单，你们人人都认识，不过，认识它那个人，不认识它那个名──知道这个人，“哦！他是个人！”叫什么名字？“我不知道了、忘了！”这是没有认识。

这五欲是什么呢？就是“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”，也就是“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”。色，是色尘、跟着色尘跑；声，跟着声尘跑；香，你的心就跟着香尘跑了；味，就跟着味尘跑了；触，就跟着触尘跑了。总而言之，你尽是被这些假的东西迷住了，迷得你自性就不放光了。这个“假的”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“五欲”。

你呵五欲，你就闹它、骂它、呵斥它：“喂！你这个心不要跟着色尘跑！”你这一呵它，这个心就：“哦，不要跟着它跑！”好像徒弟不听话、不听经了，“不要睡觉！不要懒惰！”他就“哦，这回要勤勉一点了！”欲也是这样子，你这个心若跟着色尘跑，你呵它：“回来！”它就回来了。你若想要听 piano（钢琴）、想要听飞机在空中“呜呜”的响，“嘿！不要听这个声音！这个声音是对修道没有帮助的！”哦！它回来了。香、味、触也是一样，修道的人不应该着到香上、味上，也不应该着到触上；你不要以为不着到味上，着到触上不要紧吧？也不可以的。所以，就要呵斥它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你要把它教得老老实实的，这叫“呵五欲”。

其次，要“弃五盖”。弃，就是抛弃它、不要它；盖，就是盖覆。什么叫五盖？有人知道可以讲给我听一听，我也学一学、I’d like to get study。没有人知道？这是很简单的，我一讲，你们就：“喔！是这个！”就明白了

；我没讲的时候，你们想：什么叫五盖？盖到什么地方？就盖到你那个“定”的上面、盖到你那个“慧”的上面；因为它盖着，你定也生不出来、慧也生不出。为什么？被它盖住了；你若不想被这五盖给覆盖着，就要弃掉它、不要它了！

什么叫“五盖”？（弟子：这个盖，有两个办法可以翻译。一个 cover，就是好像一个盖子；一个是 lid。这个 lid 不同的，一般不太讲到这个。）我认为这个 cover 是 good，这就是盖、cover。

（一）贪欲。贪什么？贪，不是单单是个“贪”，是贪欲。这个“欲”是最坏的一个东西，也是一个最好的东西。凡事都有两面的，你不要看成一面。怎么是最坏的东西？你有贪欲，贪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是贪欲。不过有一个贪欲是最好的，贪戒、贪定、贪慧，这都属于贪的；你常好坐禅，这是由贪心来的，这贪心不妨有；你贪着成佛、贪着成菩萨、贪着做个好人、贪着做一个孝顺的弟子，这都不错的。在我来说，我是最欢喜孝顺的徒弟，为什么呢？他可以供养师父，这是我的贪；你的贪呢？“喔！我贪着有一个最好的师父，我可以学佛法。”这是你的贪！这种贪都可以的。我讲这种佛法，是圆融无碍的，你说它不好，我就说它好；你说它好，我就说它不好。这第一个盖是“贪欲”，你明白了？这一层的盖子，盖到你定上了、盖到你慧上了。

（二）瞋恚。就是有脾气。这个脾气，所谓“千日打柴一火焚”，你打了一千天的柴，你只需要用一根火柴就把它烧了。你看看！这一根火柴，就是脾气！你有一千天的功德，你发了一回脾气，把这个功德都烧去了！所谓“星星之火，烧尽功德之林”，常常跟你们讲的，这就是瞋的坏处。那么瞋是这么坏，我告诉你，也有好的地方。怎么样子呢？“喔！我为什么不修行？我为什么不能把我自己的脾气制住它？我为什么不能把我自己这个毒龙杀了它？”你说这个瞋不好吗？这种瞋恚是不错的，这叫“克己复礼”，是克己的功夫、自制的功夫；你若有这种的瞋恚，也不错的。

（三）睡眠。这睡眠，也是一个最坏的东西，但是也是最好的东西。你睡得太多了，它是最坏的，把你睡得愚痴了，像个猪似的，一点都不聪明了。那么说：“不睡可以吗？”不可以，又要睡！你一睡，疲倦就都休息过来了，这也不错的；但是不可以多、不可以贪。你贪多，就是坏东西；你要是正相当，那它也是好东西。好像我们人若不吃饭，这个肚子一定会饿得就斗争你，和你作战起来，它就“咕、咕、咕”响，“啊！为什么你还不给我吃饭呢？”饿得腹如雷鸣——肚子里头打雷了、thunder；太饿了，这是不行的，肚子里有雷了。你要是吃太饱了，也不行，肚子里又要刮飓风了；又要跑厕所，不知几十次，好像山崩地裂，海水流得不停止，你吃太多了！本来吃是好的，但你吃太多就坏了，你若不吃也不行。睡觉也是这样子，应该睡，但不应该多睡。所以睡眠也是一盖，你要是不把它弄好，就是盖；你要是把它弄好了，就揭开盖了。你弃五盖，这就把盖打开了、没有盖了。

（四）掉悔。就是这个人坐那儿，也不知怎么样子，坐也坐不稳、站也站不住，不知怎么样好，前仰后俯的，这叫“掉悔”。

（五）疑惑。疑，是怀疑；惑，就是“粗惑、细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”那个“惑”。所以修道一生出疑惑，也是一种盖。好像对法师所讲的法，说：“法师讲的都是方便法，这都是没有什么根据，说法就是这么样靠不住的。”就生出一种怀疑来。法师叫你“呵五欲”，“我看他也没呵啊！”法师说“弃五盖”，“法师还贪心那么大，他的五盖也没有弃！他叫我弃，我才不弃呢！”你看，这生出怀疑来了！

“呵五欲”、“弃五盖”，还要“调五事”。调，是调和。什么五事？都是你一天所应做的事情。

（一）调食。你说！你有一天没吃过饭吗？“我有过一次几天没吃饭，那是逃难，被日本人赶得没地方跑了，也没有饭吃！”在香港那时候，跑日本人的追赶，人人都很多天没有饭吃，就饿死了。这个调食，就是也不要吃多、也不要吃少。也不要说是：“哦！我绝食了，绝食一个礼拜。”等到第六天就受不了，就吃了一大堆，吃得肚子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装，就要办

徙置区（广东话，指“木屋区”）。香港有“徙置区”（注：是五六十年代的称呼，后来取消，成立“政府廉租屋”），那个徙置官忙得不得了；徙置，就是搬家，government（政府）把他搬家。你吃得太多了，也就要办徙置的工作了，把徙置区的帮办（注：主任），忙得白天、晚间都要工作；这是不调食的关系。所以也不需要节食，也不需要那么很没有规矩的，吃得太多了。

（二）调睡。人生日用，只有吃、睡这些个问题。但是你要会调，不会调的就会出毛病。所以，饮食要“不饥、不饱”，你不要太饿，也不要太饱了。太饿了，不能修忍；太饱了，也不能修忍，肚子忍不住了。这睡眠，要“不节、不恣”，不要睡得太多了，也不要睡得太少了。太少，休息不过来；太多，休息太过了，过犹不及。

（三）调身。这个身，也不要叫它没有工作，也不要叫它工作太多了，要“不宽、不急”。自己的精神能应付得过来，就做这么多的工作；因为你的身体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一点贡献，就是要有一点工作。

（四）调息。息，就是出入息──呼吸；这呼吸要“不涩、不滑”。涩，就是呼得很迟慢；滑，就是呼得很快。呼吸太快、太慢，都不合乎养生之道。

（五）调心。你“调食、调睡、调身、调息”，这些个“调”，都是由你的心念来调。调心要怎么样呢？不沉、不浮；沉，就是往下沉，浮，就是往上浮。这个心，也不太昏沉、也不太浮躁，总平平静静的。

这叫“调五事”。修摄其心就是要“呵五欲、弃五盖、调五事”，这都叫修摄其心的方法。

“文殊师利，是名初亲近处”：释迦牟尼佛叫了一声“文殊师利菩萨”！说你若能这样子，这是菩萨最初的亲近处。

K 3.约非远非近论近

复次，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，如实相，不颠倒，不动、不退、不转，如虚空，无所有性。一切语言道断，不生、不出、不起，无名、

无相，实无所有，无量、无边，无碍、无障，但以因缘有，从颠倒生。故说：常乐观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亲近处。

“复次”：是再说一次。再重复说一次前边的意思，“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”：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观一切法空。观，是能观之智，能观的智慧；一切法空，这是所观的境界。所观的什么境界？怎么又叫“一切”呢？说是这个大菩萨，要观一切十法界的境界——这十法界，不出现前这一念的心；这一念的心，生出来十法界。十法界，其中有“四圣法界”、有“六凡法界”。

（一）我们先从最高的“佛法界”说起。怎么会成了佛呢？就因为你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所以就成佛了。何以谓之“自觉”呢？自觉，就是自己开悟了，明白这一切法了。自己明白这一切法，认为是很妙的、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也就愿意叫其他人明白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，这叫“觉他”。自觉也圆满了，觉他也圆满了，这叫“觉行圆满”；觉行圆满，这就是佛了。佛就是一个大觉者，没有不明白的事情；所谓“明人所不能明，悟人所不能悟”，所以称为“大觉世尊”。世、出世间，所有一切人都崇拜佛，这是佛法界；这“佛法界”，也没有超出去你我现前这一念心。

（二）菩萨法界。菩萨是很不容易做的，他所行所做，是利己利人、自觉觉他；但是他没有觉满，佛是觉满了。菩萨行六度万行，修行布施，舍头目脑髓、国城妻子、内财、外财。什么叫“外财”？就是身外边的一切宝贵的物质；什么叫“内财”？就是你头目脑髓都包括在里面了。这都要舍！

布施分出三种：有财施、有法施、有无畏施。前面所说的内财、外财，那就是财施。法施，就是你学会了佛法，逢人就讲佛法、演说佛法，这是法的布施。财施是救济人的身命，法施是救济人的慧命。无畏施，就是这个人在困苦、艰难、恐怖的时候，你能以安慰他，使令他没有一种恐怖心。

那么又持戒，他严持戒律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；又修忍辱，又修精进，昼夜六时常常精进；也修禅定，又修智慧。所以他修六度万行，自利利他——利益自己，也利益他人，这叫“菩萨法界”。这菩萨法界，也没有出去

现前这一念心，也都是在心里头；你心想要行菩萨道，你身就行菩萨道，将来就是个菩萨。

（三）缘觉法界。缘觉，是修“十二因缘”而悟道的。十二因缘：无明缘行、行缘识、识缘名色、名色缘六入、六入缘触、触缘受、受缘爱、爱缘取、取缘有、有缘生、生缘老死。缘觉又分出来两种：在有佛出世，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称为“缘觉”；在无佛出世，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称为“独觉”。

独觉是独善其身的，不愿意兼善天下。怎么叫独善其身呢？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坏了，人人也都坏了，他就想要不坏、想要修行，所以就远离尘世，和这些个人就隔离了。他自己跑到深山穹谷，在阿兰若处修行，几年也看不见一个人。他“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”，在春天，看见百花都开放，他感悟地说：“哦！这真是妙不可言，这花也会开了！”到秋天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树叶就落到地上了；你看这个树，春天生出树叶来，开花结果，到秋天，树叶就都落了，他也认为这是很妙的。它自生、自灭，这种是无常的境界；因为万物是无常，他就找这个有常。

什么是“有常”呢？他就想这十二因缘。最初，他就研究这个“无明”；无明，也就是“烦恼”的一个别名。你不明白了，就会生烦恼；你生出烦恼，就要去做、去实行了；实行，然后就有个识——有行为了，然后就有了一个影子，这影子就是这个“识”，也就是这个“种子”。这个“无明”，也就是男女一种互相不明白的这种“情”；有这种不明白的情了，就有行为——就有了性行为。有性行为，然后就有了识、有种子了；有了种子以后，就有了名色，就有一个“胎”的名称了。有了名色，然后就有了六入；六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生出来。有了六入，就有了触——有了感觉、有了接触了。接触，就有了受用，然后生出一种爱心来；生出爱心，就想要取为己有作为自己所有。为自己所有，就又有来生的生了；有了生，就又有死了。这是十二因缘。

缘觉就在这儿修这十二因缘，研究这个问题。喔！无明灭，这个行也就灭了；行灭，识也就没有了；识没有，名色也没有了；名色没有，自然六入也没有了；六入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身体，就没有触了；没有触，也就没有受；没有受，就生不出爱来；生不出爱，就不想取了；没有取，也就没有有；没有有，就没有生；没有生，也就没有老死了！他这么研究来、研究去，来回研究这十二因缘，就开悟了；所以这叫缘觉，又叫缘觉菩萨，就是初发心的菩萨。

（四）声闻法界。声闻，就是修“四谛”而悟道的；四谛，就是“苦、集、灭、道”。苦有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诸苦。

三苦，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苦苦，是苦中之苦，既贫穷又困苦；这贫穷是没有饭吃、没有衣服穿、也没有房子住。有一个小房子，又被火烧了；刚刚再造一个，又被水给冲去了，这叫苦苦。坏苦，是富贵人，没有贫穷的困苦，但是他富贵不能久长，或者有的时候火烧、或者贼偷，把财就失去了、坏了。行苦，就是由少而壮、由壮而老、由老而死，这念念迁流、念念不停，由小孩子变大人、由大人变老人、由老人变死人，这么变化不停，这也是个苦。

八苦，就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来很痛苦的，老去的时候也很痛苦，有病更苦，死的时候是更苦。

以前有三个老人聚在一起喝酒，很高兴的，一个有六十多岁，一个有七十多岁，一个有八十多岁。其中这年纪轻一点的老人看这两个老年人，他大约心里想：“你们两个老得这样，就快死啰！”所以他就说了：“今年酒席筵前会，不知明年又少谁？”意思是，今年我们大家在这儿一起喝酒，等到明年，不知我们哪一个人就死了？七十多岁的老人说：“唉！你说得简直太远啰！”“你怎么说？”“我说，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日提不提！”不知明天还穿不穿这鞋和袜子了。八十多岁老人就说：“哦！你还说得太远！”这两个人问：“你还说远？那你怎么说呢？”八十多岁这老年人又说：“

唉！我怎么说？我这口气出去，那一口气就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了！”言其生死是很没有人情讲的，它和你一点都不客气，这口气出去，那口气就不知道回不回来了，这是“死苦”。

古来人说：“老僧自有安心法，八苦交煎也不妨。”这个老僧说，我有一个安心的方法，就是八苦交煎的时候，我也不怕、没有关系，没有问题。所以这苦，你若有定力了，苦也变成乐了；你没有定力，乐也变成苦了。

声闻修四谛法。第一是知苦。第二是断集，集是烦恼；烦恼有很多种，有大烦恼、中烦恼、小烦恼，详细说太多了！第三是慕灭，灭是寂灭，就是证得涅槃了。第四是修道，道是修道。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时候，就是说四谛法——三转四谛法轮，度五比丘；这五比丘一听这四谛法，都开悟了。

这“声闻、缘觉”是二乘的圣人，跟“佛、菩萨”合起来，这叫“四圣法界”。还有“六凡法界”，就是天、阿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

（五）天法界。六凡法界中，最高的就是“天”，不明白佛法的人，以为生到天国乐园，那就是最快乐、最好了；其实这“天”还在六凡法界之内，没有超出轮回，还在六道轮回之中。天上的人，最长的寿命，是“非非想处天”，活到八万大劫；寿命终了，仍然还会堕落，还要到人间来。善业成熟，就转生到善道；恶业成熟，就转生到恶道里。天，也有种种的天。

（六）阿修罗法界。阿修罗，是梵语，此云“无端正”，就是生得最丑陋；又叫“无酒”。阿修罗虽然生得丑陋，而阿修罗女可是生得最美貌。阿修罗就是斗争坚固，存心欢喜斗争、欢喜作战；所以在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中，都有阿修罗。这阿修罗，哪个地方他都去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把他也算到“三善道”里；有的时候，又把他列入“四恶趣”中。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，这是三善道；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这是三恶道；又者，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这是四恶趣。

（七）人法界。就单研究我们人来讲，你说人有多少种类？上至总统、国务卿、外交部长，这种种的政治人物，又有有钱的人，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富翁，这么样有钱；没有钱的人呢？连个立碓之地都没有。有最丑陋

的人，人人见着他都讨厌；也有最美丽的人，人人见了他就欢喜。有很奇怪的人，又有最肥的人，肥得一、两千磅那么重，人家走的门他进不去，人家搭的巴士他太肥了，巴士门进不去；如果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旅行，要特别订制一辆巴士、或者特别造一架飞机，那么样子。有最瘦的人，骨瘦如柴，一点肉也没有，像柴火似的。

你说，又有富贵、贫贱、肥瘦、高矮、丑俊，这种种的情形，这是什么因缘呢？我现在总起来跟你说：种富的因，就得到富的果报；种贵的因，就得到贵的果报；你种贫的因，就得到贫的果报。这都是种因结果，好像那个肥的人，他大概是想：“哦！我最欢喜肥！”就种肥的因，今生就得到肥的果，比肥猪还肥。这是在人道中，有种种的样子，都不同的。

（八）畜生法界。你就拿畜生来讲，有多少种类？简直数不完的。

（九）饿鬼法界。饿鬼也是那样子，也是很多种类的，不是就一种鬼、两种鬼那么样子。

（十）地狱法界。地狱也是有很多种类。

“六凡法界”再加“四圣法界”，这叫“十法界”。十法界从什么地方有的？就是从我们现前这一念心。你天天若发脾气，所谓“无明火，老虎神，这是前生罪孽根。”你发起脾气，就像老虎一样；你发脾气有火，就会到修罗法界去。你若尽贪心、瞋心、痴心，这就会堕落到“地狱、饿鬼、畜生”三恶道里头去。你要是想要修四谛——苦、集、灭、道，就走到二乘人里去。你若愿意修菩萨、成佛，你就发菩萨心，修六度万行，将来就成佛。所以说：

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
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

若人想要明白这三世一切诸佛，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这一切诸佛；你应该看“十法界”这种的因缘、这种的性，一切都是从你的心里造成的。所以我常常很欢喜讲这个“心”字：

三点如星布，弯钩似月牙；

披毛从此起，作佛也由它。

三点好像星星在那儿排布着一样，你写“心”字那个弯弯钩，像个月牙似的。披毛，就是做畜生；做畜生也是从这个心生起、开始；你要想修行成佛，也是由这个心。所以说这十法界不离你我现前这一念的心，你心在佛国，将来就到佛国；你心存地狱，将来就堕地狱；这一切唯心造，丝毫不错的。

“如实相”：实相，就是一切相的根本；一切相的根本，就是没有相。你若有相，在“有相”找，找不着“相”的根本；你若在那“无相”上找，就找着“相”的根本。

菩萨观一切法空，如实相。观这十法界，境界都是空的，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实相似的。空可是空，空里头又有一个“有”——这“真空”里头就生出一个“妙有”。所以才说：“真空不空，不碍妙有；妙有非有，不碍真空。”真空它不空，会生出一个妙有来；妙有也非有，也就是真空。

“真空”也就是“实相”的别名。实相，就是一切相的根本；一切相的根本，就是没有相。你若有相，在“有相”找，找不着“相”的根本；你若在“无相”上找，就找着“相”的根本。所以你观一切法像实相了，就外无所贪、内无所求；你也不向外找、也不向内找，内外都空了！内空“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”六根，外空“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”六尘，中空“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”六识。把六根也空了，然后又空了六尘，又空了六识；这把“十二处”也空了、“十八界”都空了。这“观一切诸法空相”都空了，可是空了，就没有了吗？不是没有了，是像“实相”那样子；所以微妙不可思议，也就在这个地方。

那么天天参禅，这儿习坐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“如实相”。你因为不懂“实相”的意思，所以不觉、不知；我现在告诉你：参禅、打坐，就是“如实相”！你这一参禅，内空六根、外空六尘、中空六识，这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空了，十八界都空了，这到无所有处了、到非想非非想处天了——不是说我们灵魂出去了，到天上，到非非想处天去；你无所有了，就是非非想

处天。不用到上边来，才是非想非非想处天；你当下就是！当下你能如实相，就是非非想处天这种境界。

修道，要有一种恒心，要有一种诚心，又要有一种坚固心。这坚固心像什么呢？像金刚钻似的；你没有法子能破得了它，可是它能破一切。我学佛法，任何的境界来了，我也一定要学佛法，不会变易我这种的思想，一定要坚固。立志若坚固，在什么情形之下，我也一定要学佛法；任何的魔障来了，我也是要学佛法。我绝对要有坚固的心、真心，来学佛法！因为在生生世世，我们不是做马、就是做牛，不是做猪、就是做狗，甚至于做老鼠；甚至于再说一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做粪里的虫子。不要说这粪里的虫子，你每一个人回光返照，看看你肚子里边和粪在一起，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少虫子？好像那只鸽子，你看它是鸽子，但是它身上有很多虫子在咬它；它自己有的时候知道，有的时候不知道。我们人也是，在我们皮肤里边，不知道有多少细菌、多少虫子？也就是说，不知道有多少众生在我们身体里边？

所以说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，不要说外边的众生无边，就你自己身体里边，你说有多少众生？你能数得过来吗？这一些个众生，你若度不了它，它就把你度了！怎么把你度了呢？你就跟它去了，你由一个大虫子又变成一个小虫子。小虫子，它的性灵就少了，所以就很愚笨的、很蠢的；只知道吃人家的东西，只知道向人家来化缘，不知道布施。这是你也变成它那个样子，所以喝人的血、吃人的肉；在人肚皮里边，人家吃点好东西，它先给抢去了，它以为这是便宜事呢！实际上，这就是悭贪造成的。

你要度它，怎么样呢？就是把你自性一天比一天阳光多、阳气盛；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太阳光，太阳光有一种紫外线，那是最杀菌的。现在讲用光学来杀菌，医生都借用这种的紫外线来杀菌；你若能利用你自己的阳光，就能把你身上的菌都杀了。那犯不犯戒呢？你这个思想，是聪明太过了！好像某某人想要受菩萨戒，就问我：“哦！那我若受菩萨戒，我开一辆车在路上，压死很多虫，那犯不犯戒呀？”他想得倒很周到的，他就不想自己发起脾气，比杀死众生还厉害！他把这个忘了，就想起那个。我告诉他：“这个是你无心的过失，你不想杀它。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有这种因缘，不是你有心杀的

它。你可以一边载车，一边念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帮你所杀的众生回向，因为这不是你欢喜杀的；你要是明知故犯，你欢喜杀它，那是有罪过了！”

好像以前，我知道有一个当军人的，以后就学佛了，也皈依三宝，然后他看人家出家很好，他也出家了。出家之后就念佛——在没出家以前，他也念佛，还吃斋、不杀生。出家之后，在南华寺受戒，是虚老的徒孙，叫弘辉，他很会说的。以后因为共产党来了，他在江西住不了，就跑到香港。香港的环境很复杂的，那时候在香港有很多佛教的出家人都没有地方住；不像现在，每一个和尚在香港都住的高楼大厦。那时候不要说大厦，连个小茅棚都没有；就在东普陀，住那种一层木头的房子。他住那个房子，也没有钱，就住不惯了；大约以前用钱用得时间太久了，也用钱用得太多了，手边没有钱，就觉着困难。

那时，香港有一个道风山（于新界沙田）；这个道风山是干什么预备的呢？专门帮助和尚和尼姑还俗的那么一个地方。你和尚若不愿意在佛教里，你可以到那儿，每个月还会给你三十块钱或者五十块钱、或者两百块钱。在那儿，你愿意做和尚也好、你愿意吃斋也好；不愿意吃斋，也有肉给你吃。你愿意做和尚，就做你的和尚；不愿意做和尚，就给你一个太太。比丘尼呢？也是这样子。你愿意做比丘尼，你在这儿就做比丘尼；不愿意做比丘尼，你就做在家人；你愿意结婚，就给你找一个丈夫，愿意找和尚也可以。这么样子，这个地方最方便了——方便法门；说这个时候是应该这样子的，要信天主，不要信佛。那地方说是：“我们这儿也念佛教的经，作早晚功课。”你看！其实就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这么样子来破坏佛教——挂上一个羊头，本来应该卖羊肉；他不卖羊肉，卖狗肉。

这个弘辉没有钱用，说在那个地方可以挣三百块钱一个月，做什么呢？给作饭、作菜，就是作 cook（厨师）。但是作饭，作菜，不是作斋菜，是要作肉的；每天要杀鸡、杀鸭、杀鱼。他说这都不要紧，他杀一只鸡，这么用刀剁下鸡头，他就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！”这么杀鸡，一天杀了很多鸡。他把眼睛一闭，也不看；“我念佛给它！”他就说这样子会帮助它往生极乐世界了；就这么念

一句佛、杀一只鸡，念一句佛、杀一只鸡，我相信他或者杀过三百六十只鸡。

怎么样呢？这回果报来啰！他就发了神经病；在那儿也住不了，又回到这个没有钱的东普陀来住。一天到晚都是神经病：“你看看我杀的鸡到极乐世界了没有？”“你看看那鸭子是不是到极乐世界了？或者又去做鸡去了？或者将来是不是会杀我啊？”就这么一天到晚说神经病的话。

他就想要见我，为什么想要见我呢？他知道自己这个病见着我就会好，但是怎么样也没有机会见着我。为什么他知道见着我就会好呢？因为以前好像这种的病人有过好几个，他带着来见我，都好了；现在轮到他自己，明白的时候就说：“我想去见见安慈法师，你们谁能帮忙我，同我去见见他？”刚想要见，大约被他杀的鸡、鸭就说：“不行啦！你一见他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杀这么多生，你明知故犯！你一个做和尚的，杀这么多鸡、杀这么多鸭，这怎么得了！”他又不来了；以后大约有半年多，结果自己拿着刀把自己杀了！

所以修行是不容易的，为什么他受这种果报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大菩萨来现出这个样子给众生看──你们看这样子！出家不可以杀生的！出家一杀生，就会受这种果报！他自己不怕丑，不怕说是“这很不好意思的，我不现这个样子”。他要现这个样子，就和提婆达多是一样的；叫一切的和尚知道：做和尚不可以再杀生了！这就第一个意思。我是往好了说，我不能说他是个坏和尚，因为我比他更坏。第二个意思，就是他没有坚固心，出家之后都变了，不晓得修行。所以第一，要有“坚固心”。

第二，要有“恒心”。学佛法，不是像食鸦片烟那么样子；没有食就犯瘾，吃了之后就精神很好，不是那样子。这是要“常”──今天学佛法、明天学佛法、后天学佛法，天天都要学佛法；这个月学佛法、那个月也要学佛法，月月都是学佛法；这一年学佛法、来年学佛法，年年都要学佛法。要这样！说：“那我不要干旁的了？”你要是死的时候，你想干旁的可不可以？你想过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你将来有个死的时候？你不学佛法，你死的时候，一点把握没有；学佛法的时候，你等到死的时候，无灾无病痛。

好像大约明天晚间，这个姓李的会来，就是李裕超，他也皈依我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为什么皈依的呢？就要皈依我之后，发愿要发财。他说：“我发财，我一定要造一个佛教的医院！”就皈依了；皈依后，又叫我给相面，又要叫我给批八字。我说：“你就生得一个发财的相，但是你心里若不好，也不能发财的；你生了一个不能发财的相，你若心里头好，也会发财、也会好的。所以这个相是假的，你不要信这个相！”

然后又要叫我给批八字。看我那本书上，说是“医卜星相”什么我都懂——医书也读过，算卦、相面，什么我都懂；所以又叫我给批八字，左写了一次、右写了一次。问我说：“师父给我批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啊！你给我写那张纸，我丢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！”“哦！那我再写一个。”又写了一张来。我说：“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，我太忙了！”他说：“那等一等，不要紧！”过一个月，又问我说：“师父！给我批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什么？批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那个八字。”我说：“大约他们给我扫房，被收拾垃圾的给烧了。”他还不明白，又写了一张，还叫我给批八字；写了有五、六次了，我也不给他批。因为出家人不能做这一些个事，也不能给人家相面、也不能给人家批八字；这都是那些个跑江湖的人才干这一套，真正修道的人没有做这个的。

等到最近，说要到纽约去了，大约他又想问我批八字的事情；这回我不客气了，我说：“你皈依我，我现在要教训你了！你到纽约，那地方有很多出家人，遇着任何的出家人，不准叫人给你相面、批八字。你若是狗相，怎么样也不能变成老虎的相；你若是老虎的相，也不会变成狗的相。你相它干什么！你批它干什么！你若是穷，我就批说你会发财，你也不会的；你要是会发财，我不说，你也一样发财的。尤其你为什么对出家人这么样子？这就是等于侮辱出家人，对出家人不客气。这样子，你简直地是没有礼貌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！那我是跟着他们，有的人叫出家人给相面、批八字的。”我说：“那是走江湖的！真正修道的人，不说这些个问题！”那么这回，他不敢开口再叫我给批八字了！

他说：“我发愿要造佛教医院，我发了好几年，也还是没有赚多少钱，那这永远不成功了嘛！”我说：“你发愿就成功？他发愿也成功，那个人也发愿就成功，那佛忙得不得了，没有时间管这么多闲事的！你就拿读书来讲，由小学到中学、到大学，才能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，需要多少年？你想发一个财，这么发了两天半愿，就可以成功了？世间若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，那人人都发愿了，还轮不到你这儿来了！”他说：“哦！我今天真是有点明白了！”唉！真是有点明白了！

你看看！发愿，也要久远、长远，不是今天我发了愿，明天就满我的愿了！不是那样的。我对他说：“你若发这个愿，发愿今生我要造佛教的医院；我没有钱，我等到来生；来生再没有钱，我等到再来生！无论如何我要修福、修慧，我有钱了，我造佛教医院。我要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，那才行的！”他说：“哦！那好了！我以后就这么做！”这真算大约明白少少的了。这要有一种长远的心，不是尽学学佛法又不学了，就随随便便的。这要诚心，又要有恒心；恒心，就是长远心。

诚心，就是无论遇着什么打击，譬如你学佛法，或者有一个朋友就破坏你，说是：“你学什么佛法！学佛法那些个人都是太笨了！旧脑筋！太迷信了！你到底是个有知识的人，不应该学那个！”或是说：“唉！你跟着学佛法的那个法师，他不懂什么佛法的，你不要跟他学！”用种种的方法来挑拨离间、来破坏你，你也不被他所摇动：“我自己有眼睛，我认识佛法，我求真正的佛法，不被旁人给破坏了！”这要有真诚的心。诚到极点，甚至于有人把我杀了，叫我不学佛法都不可以的；最大，就是把这个生命失去了！你把生命都失了，都要学佛法，这才是真正诚心。

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，布施了一千个身。当时布施的情形，不一定是都很欢喜的布施；也就有种种不得已的情形。或者怜悯众生，说那个众生没有东西吃了，我把我身体布施给它，让它维持它的生命；所以舍身喂虎、割肉喂鹰。那只鹰饿得飞不动了，想要吃鸽子，鸽子就飞到释迦牟尼佛的身上来了。这只鹰就说了：“你救这鸽子可以，它活了，我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”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一想：“这对啊！我救这鸽子，这鹰没有东西吃了。

好啦！现在你只是想要吃一只鸽子吗？我在身上割下来肉给你吃啰！”于是把肉给割下一块，这只鹰还说吃不饱；再割一块，鹰又吃不饱；把身上的肉都割光了，这只鹰还吃不饱。他说：“好了！你看我身上哪地方有肉，你自己来吃了！我不必割了！”这鹰就飞起来，鸽子也飞起来了；原来是天人来试验他，也不是鹰、也不是鸽子，他所割的肉又都生出来了。

说是在科学里头研究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；我也说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可能了！所以若有诚心，才有感应，这就是诚心所感；“舍身喂虎、割肉喂鹰”，要做这种的布施。不要布施两个半钱，就觉得心里也痛，那简直太没有出息了！学什么佛法？学佛法，是把身命、头目、脑髓都要布施出来，那才是真的！说：“这回我跟着这个法师学佛法，真是后悔了！”你后悔也晚了！你应该早一点后悔；现在你遇着这个法师了，这就好像没有法子再跑得了了，啊！Very worry!（真忧愁！）

“如实相”意思还没有讲完，再把它讲一讲。如实相，就是说的“观十法界”这种境界，叫“实相”。“如”就是不落于空、不落于有。“空、假、中”，这叫“三谛”。这三谛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，空也就是假、假也就是中；一假一切假，一空一切空，一中一切中。这三谛没有什么分别，没有分别了，就是“如”。“实”是不同七方便；七方便，就是“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藏教菩萨、通教菩萨、别教菩萨”；“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、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”，这叫“七方便的果位”。那么现在是超过这个“七方便”，所以这叫“实”；以实为相，以“实”作它的本体，所以才说“如实相”。

“不颠倒”：这是说的“观中道的智慧”。什么是“颠倒”？什么是“不颠倒”？你若想不颠倒，先要知道什么是颠倒。凡夫的颠倒，非常计常、非乐计乐、非我计我、非净计净，这是“凡夫四倒”——四种的颠倒。二乘也有他的颠倒，是什么呢？常计无常、乐计为苦、我计非我、净计非净。常，他说是“无常”；乐，他说是“苦”；我，他说“无我”；净，他说“不净”，这是二乘人的颠倒。菩萨还有“出假”的颠倒，这都是颠倒；唯独佛才没有颠倒，不颠倒了。

所以九法界的众生，都在颠倒的环境里边来生存着；在颠倒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觉得好、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好。你能明白没有什么是好、没有什么是不好的，这一切好、不好，都是在众生的颠倒分上来妄计、妄测；你若能不颠倒，这就是一个“中道”，就合乎中道了！若往详细来说，你想学佛法，这就是不颠倒；你不想学佛法，这就是往颠倒路上跑。你若守规矩，这就是不颠倒；你不守规矩，这就是颠倒。颠倒和不颠倒，就是一个正、一个邪。邪，就是颠倒；正，就是不颠倒。现在讲这个“不颠倒”，我们要看看自己颠不颠倒；若颠倒，就要赶快学不颠倒；若是不颠倒，更要多一点不颠倒。

“不动”：就是“定”；定，也就是“无所恐惧”，什么也不怕。你这儿打坐，正在定中，来一只老虎；这老虎张着大嘴，一口就要把你吞了。这时候，你若生出一种恐惧心，这就“动”了；你不生恐惧心，就是“不动”。不动，不是单单说不怕老虎；这是不怕死，认为死和活着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。有的人说：“学佛法就是想要了生死，我就因为不怕死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学佛法了！”你不学佛法、你不怕生死，那就生死没有完。所谓“不怕生死，不为生死所动！”这是有定力。可是，你这个不怕生死，是用一种脾气、用你那种的无明：“死有什么问题？下地狱就下地狱！受苦就受苦！我不怕！”那是不能停止生死。

生死有两种，有“二死”。有的人说：“二死，是不是死两次？死一次，活了，又死一次？”不是的。这个“二死”，是“分段生死”与“变易生死”。

分段生死，是指凡夫而言；就是你有你一分、我有我一分，你有你一段、我有我一段。你有你这个身体，是你有一分；我有我这个身体，是我有一分，这叫“一分”。段，是有形段，你五尺八寸高，我五尺九寸高，他就六尺高，这有个“段”；也又是有一个意思，你活到八十岁是你那一段，我活到九十岁是我这一段，他活到一百岁是他那一段，所以这也是一段。凡夫的都有这个生死，二乘人呢？只有变易生死。变易生死，就是你这个念，念念迁流、念念不停；念念迁流，就念念变易。一念变，就一念的生死；念念变，就念念的生死。这是变易的生死，就是你那个妄想还没有停止呢！没有得到

定。这个“不动”，就得到定了；得定了，所以就不为二死所动。

“不退”：这是由智慧不退到愚痴上边来。你心心寂灭，没有妄想了，所以就有一种的大智大慧，这叫“不退”，不退到愚痴上去；就是你得到般若的智慧，就不会再做愚痴的事情了。

“不转”：就不受轮回所转。不像凡夫流转生死，在生死的道里边转来转去的；也不像二乘，转凡成圣了；都没有这个“转”。

“如虚空”：也就是像虚空一样。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若人欲识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。”什么也没有，这叫虚空；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什么都在这个虚空里边包含着。所谓“如虚空”，就是但有名字，可是它没有自性；中道观智──修中道这种智慧，也就只是有这个名字，你要求一个实在的，没有！什么也没有，所以这叫“如虚空”；你不要在头上安头，说：“虚空是什么？找来一个虚空看看！”虚空就是什么也没有，你还找什么？不要头上安头，说：“我这个头是个什么？”再安上一个头。也不要像那个演若达多似的，对镜子一照，看着镜子里的人有一个头，就慌了：“啊！怎么我没有头呢？”于是就到街上去跑，见着人就问：“你看看我有没有头？”各处去找头。不要那样！

“无所有性”：无所有，就没有了；无所有性，没有性，没有一个“自性”、也没有“他性”、也没有一个“共性”──没有自己性，也没有他的性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性──也没有一个“因性”、也没有一个“果性”；所以一切都空了，这也是说这个“空”。

在这个时候，“一切言语道断”：就是说也说不出来、想也想不到，没有法子可说，言语的道路断了，所谓“口欲言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亡。”口想说话，说不出来，没有言辞可说；那个心想要攀缘，而这个虑也没有了。这就是“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”，心走的那条路也灭了。你说这是个什么境界呢？这就是一个“离四句”；就离开这四句偈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“绝百非”，一百样不对的，也都没有了。

“离四句，绝百非”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“一切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”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；这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是没有法子说，说也说不出来、想也想不到，所以叫“不可思议”。不可思议，就是个“妙”。你们能领会得这个“妙”字，那就得着《法华经》的味道了，那就可以说“知道少分”，知道一点点了；若不知道这个“妙”的意思，听《法华经》，那是没有法子听的。《法华经》就是说得妙，说来说去都是妙！

一般人用功，有的用得不错，有的还是照常打妄想。打妄想的人，希望以后少打一点；用功用得好的人，希望用得更好一点，一天比一天有进步。那么一天比一天有进步，必须要一天比一天自己管自己、自己收摄身心；收摄身心，就不打妄想。在暑假班圆满了之后，冬天的坐禅班就开始了。这一百天的坐禅班，每一天要坐二十一个钟头，跑香、坐香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；谁若不怕辛苦，可以早一点报名参加。坐禅，就是学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；你没有法子可以想得到“不可思议”这种的妙处。

“不生”：不生什么呢？不生无明、不生智慧。也没有智慧、也没有无明，你说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“理”。你没有无明，所以也没有智慧；你没有智慧了，所以也没有无明了。这个智慧和无明，是相对着；现在既不生无明，又不生智慧，这也就是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那个境界。你有善，那就有所生；你有恶，那也是有所生。现在你若有了无明，也是有所生；你若有了智慧，也是有所生。智慧和无明都不生了，这时候是一个妙境界。因为没有无明、没有智慧，这就是一个“理”——本来的那个理体、本来自性的那个大光明藏；所以也没有一个所破，也没有一个能破，没有法子可以把它破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它就是个不生的理。因为这个不生的理，所以在这种的境界上，就是把这个“行、位、因、果”等等，都不生了；行，是修行；位，是果位。行、位、因、果，都不生了，这是个“不生”。

“不出”：不出，也就是不入；无出、无入，这是如来的本体。如来所修行的这个本体达到那个究竟处了，所以也没有出、也没有入，也就是没有无明、也没有智慧可谈。

“不起”：什么叫“不起”呢？不起，因为证得如来的理体了；这时候，只是一个理，所以把这一些个方便的教理，就是权法——都寂灭了，不生起来了。

“无名”：那么说这有个名吗？没有个名，只有一个“理”，只是讲的这个“理”。所以谈到“无名”，就是没有什么名字可以来代表这种的“理”。从“不颠倒”到“不起”，没有哪一个名可以作为它的名字，所以这叫“无名可名”。

“无相”：也没有什么相，可以来把它表现出来。也是从“不颠倒”到“不起”，也没有任何的形相，来可以把它形容出来，所以叫“无相”。“无名”就是“性空”，“无相”就是“相空”。

“实无所有”：这是在赞叹“中道的观”。中道的观，不落于二边——不落于空边、不落于有边；所以说“实无所有”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无量”：就是没有一个数量的法。什么是数量的法？五阴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是有数量的，有五种。六根，就有六种；六尘，这有六种，合起来，这叫“十二入”，又称为“十二处”，这是十二种，又有了“十二”的名词。那么“六根”、“六尘”，中间再加上“六识”，这就变成了“十八界”。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都有个数目的。现在这个“中道的观”，是没有数目可数的，所以叫“没有量”；没有量，是个无欠无余的“全量”，所以叫“无量”。

“无边”：就是没有一个边际、边涯。这个“边际”，指在小乘里头，一切法都有一定的，都有限度的。有一定的，这就有边际；没有一定的，就没有边际。现在这没有边际，就是“无有定法”。

“无碍”：这是“遍入一切法”。因为中道的观智，能遍入一切法。虽然遍入一切法，而没有障碍。

“无障”：障是遮障，没有一法可以遮障得了这个中道观智。

从“观一切法空”到“无障”，这个经文是十九句。“观一切法空”，这是能观的智，这是一个“总标”，总起来把它标出来。后十八句，这是分

别的来解释，这叫“别释”。这种的道理，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，现在讲经只能讲一个大概的意思。在这十九句，把前边“观一切法空”这一句除去，还有十八句；这十八句经文可以依照《大般若经》的“十八空”来解释它，又可以用这“一切法”来解释这十八句。

怎么用“一切法”来解释呢？一切法如实相、一切法不颠倒、一切法不动、一切法不退、一切法不转、一切法如虚空、一切法无所有、一切法一切言语道断、一切法不生、一切法不出、一切法不起、一切法无名、一切法无相、一切法实无所有、一切法无量、一切法无边、一切法无碍、一切法无障——这是用“一切法”来解释这十八句。

怎么又依“十八空”来解释呢？

“如实相”，就是“第一义空”；第一义空了，这叫“如实相”。

“不颠倒”，这是“内空”。内空什么呢？内空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都空了。眼耳鼻舌身意，你若能空，就没有我了，也没有我所执着的了，所以这是“内空”。内里不颠倒，就不被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入所转。

“不动”，就是“外空”；空个什么呢？就是外空六尘，不被六尘所摇动了，这就是不动。

“不退”，这是“不内外空”，就是“内外空”。内、外都空了，就是十二入都空了，所以不退转于凡夫、不退转于二乘。

“不转”，就是“不转动”。什么是“不转动”呢？你们大家猜一猜，这是什么空？我相信有人会知道了。大家可以猜一猜！我看看你们大家的智慧怎么样？不要想，就说出来！“如虚空”是个什么空？“当空”是个“里空”。（弟子：中空。）“中空”就是“内空”。他说“四大皆空”，四大怎么样空法？“五蕴皆空”，五蕴怎么空法？“照见五蕴皆空”，你怎么照？这“如虚空”是个什么空？这“无所有性”是个什么空？说啊！你们这是个“不说空”；若说了就不空，是吧？这就是个“不说空”。不错！果宁说对了，真被他给猜着了！“不转”就是个“空空”。我知道，要是想研究佛法的，就是没有听说过，也能猜着。你看！前边第一义也空了，内也空、外

也空了，内外都空了，这现在就是“空空”，所以他猜着了。我要看看他到底认识不认识？又问他一个：“这个‘如虚空’是哪一个空？”他这回发了毛，慌上来了，说他说错了。其实他没说错，他说他说错了，原来还是不认识！他本来猜着了，但是被我一问，他又认不清楚了！可惜！这个就叫“空空”。

“不转”，无所转了，这是“空空”。这“空”，能破一切诸法；一切法都给破了、空了，还有什么法？若空了，还有一个“空法”存在，那又是没破，又着到“空”上了。空空，那个“空”也空了，这是把一切诸法都给破了。“诸法”是所破的，这“空”是能破的；能破诸法，把一切法都没有了。这是没有我执、也没有法执了；没有法执，这没有一切诸法了，这才能谈到“空空”。但是你要空的时候，你若是不把这个“空”再空了，你还有一个病；那么空也空了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，空也无空，这把一切诸法都破了。所谓“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”；把一切法都空了，一切相更不要说了，这所以叫“无转”，就没有所转动了，这就是一个“空空”。

“如虚空”，这叫什么空呢？你若看过《般若经》，这《般若经》，就讲智慧、讲般若；般若就是谈“空”的，研究这“空理”。所以须菩提善说般若，是“解空第一”；他专门研究这个“空”，所以他叫“空生”。可是他这“空生”又不空生；说“不空生”，他又有了一个什么？有了一个“须菩提”。

大约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“空生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今天给大家讲一讲。空生，是“须菩提”；须菩提，是梵语，翻过为“空生”。怎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须菩提出生这一天，他家里仓库装的金、银、珠宝，忽然都空了、没有了；他的父亲一看：哦！这空了，是空生啰！于是就给他起名字为“空生”。那么金、银、珠宝那个宝库都空起来了，这回是不是要穷了？所以他父亲就到爻卦的地方去爻个卦。得到的卦相说：“你的金银珠宝都空了，这是最好的！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你不要烦恼。这是最吉祥了！你生的这个小孩子，这可就好得不得了，没有比这个再好的！”所以给他起名字又叫“善吉”，既善且吉。过了七天，这金银珠宝在这个仓库里边，又都现出来了

，所以又有一个名字叫“善现”。这“须菩提”，就有这么三个意思。

为什么须菩提出生的时候，金银珠宝的仓库都空了呢？因为他生生世世都研究这个“空”；空，就是什么也都不要了、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一出世就连金银珠宝也都空了。这是“空”的表现，表现“般若空”，所以叫“空生”。

“如虚空”，这是“大空”，没有再比它大的了。究竟有多大？谁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它太大了；若有人知道，就谈不到大。

“无所有性”，这是个什么空？你们再猜一猜看看。我看看你们的智慧如何，这个到底空没空？这是“毕竟空”，毕竟是空的，根本就是空。这毕竟空，有这么几句偈颂：“如来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；众生心水净，菩提影现中。”说是天边那个月，晚间觉得好清凉的、很舒服的，如来也就像清凉月似的，常常在“毕竟空”里边来游玩。众生的智慧水现前，心里就清净了，这个菩提也就影影忽忽的，不太真切，好像有个影子现出来一样。

怎么说“无所有性”是“毕竟空”呢？无所有性，你看！什么也都没有了，它不是个“毕竟空”是个什么？这个诸法，无欠无余——无欠，就是不少一点点；无余，也不多一点点。一点也不多、一点也不少，这是诸法本体的样子，所以叫“毕竟空”；因为它毕竟空，所以就是“无所有性”。

“一切言语道断”，这是个什么空呢？这个空也很容易就知道了，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上，就有这个意思了；不单这一句是这样子，每一句它本来的经文，已经就有它本来空的意思了。这叫“一切空”，一切语言道断，所以这就是一切空；因为它是一切空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的，言语道断，没有了！

“不生”，又是个什么空呢？你们有看这个十八空的，相信配这十八句，你们或者知道、或者不知道。若知道的话，果前头先不会说“无所有性”是“第一义空”，也不会说是“性空”。那个“性空”在前边已经讲了。“无名”就是性空，“无相”就是相空，“如实相”就是第一义空。现在这个“不生”，是什么空呢？是“有为空”。有为，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的有为

法。那么现在不和合了，为什么不和合？因为它不生，所以不和合；不和合，所以就不生，这叫“有为空”。

“不出”，这是什么空呢？这是“无为空”，“无为”空了。所谓“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华。”“无为”的名字就是“出离”，出离这一切法；现在这“出离”都空了，所以就不出，这叫“无为空”。

“不起”，这又是个什么空呢？这在《大般若经》上，是“无始空”，没有一个开始；若有开始，那就“起”了。你找它这一个开始、一个起头，了不可得；因为了不可得，它是空的，所以叫“无始空”。

“无名”，就是“性空”。“无相”，就是“相空”。那么“无名无相”，这又可以解释作“实无所有”。“实无所有”，那么这是不是又叫“毕竟空”、“无始空”？不是！这是“不可得空”。

“无量”，这又是个什么空呢？“无量”是个“有法空”。“有量”就是“有法”，现在这“有量”都空了，所以这“无量”叫“有法空”。

“无边”，又是个什么空呢？“无边”就是“无法空”。这法就是一个边；现在无法了，所以叫无边，这是“无法空”。

“无碍”，这又叫什么空呢？“有法无法空”。有法和无法，这两种都了不可得、都空了，又没有碍了；没有碍，所以有法也空了、无法也空了，这叫“有法无法空”。

“无障”，你们各位知道不知道这“无障”是个什么空呢？这十八空里是最后一空了！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叫一个“散空”；它没有一切的妨碍和遮障。那么遮障是了不可得，所以叫“无障”。

这十八空，讲这十八句大概的意思；佛常修这十八空，所以现在依照十八空来讲《法华经》这十八句。

以上所说的“观一切法空”，这是“总相”。由“如实相”向下至“无障”这十八句，这是“别相”。这种种的相，“但以因缘有，从颠倒生”：只是以种种因缘，而有种种的相，都是从这个“颠倒”生出来。“故说：常乐观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亲近处”：所以才说，常常地应该欢喜

观像以上所说这种种的法相，把一切都看成空的了。这是大菩萨第二种应该亲近的地方。

H2.重颂（分三）

Ⅰ1.颂总标行近 Ⅰ2.颂别释行近 Ⅰ3.明行成

今Ⅰ1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若有菩萨 于后恶世 无布畏心 欲说是经

应入行处 及亲近处

当尔之时，释迦牟尼世尊想要再把这个意思说详细一点，所以再用偈颂说一说。

“若有菩萨”：假使有个菩萨摩诃萨。这个菩萨摩诃萨，也就是行菩萨道的这种发大菩萨心的菩萨。“于后恶世，无怖畏心，欲说是经”：在将来恶世的时候，没有恐怖的这种心理，想要说这一部《法华经》，“应入行处，及亲近处”：应该入身所行的安乐处，以及所亲近的地方。

Ⅰ2.颂别释行近（分二）

Ｊ1.颂约远论近 Ｊ2.颂非远非近

今Ｊ1

常离国王 及国王子 大臣官长 凶险戏者

及旃陀罗 外道梵志

修行菩萨道的菩萨，“常离国王”：应该和国王远一点，不要亲近；“及国王子”：也不要亲近国王的太子；“大臣官长”：也不要亲近这些作官的；“凶险戏者”：和打功夫、做武术戏这一类的；“及旃陀罗”：屠人，就是杀猪、杀牛、杀羊的这种人，也不可以亲近他们。“外道梵志”：和一切的外道。外道，就是修外道法的；梵志，这也是一种外道的名字，就叫“婆罗门”。

亦不亲近 增上慢人 贪着小乘 三藏学者
破戒比丘 名字罗汉 及比丘尼 好戏笑者
深着五欲 求现灭度 诸优婆夷 皆勿亲近

“亦不亲近，增上慢人”：也应该离增上慢人远一点；“贪着小乘，三藏学者”：也不亲近贪着小乘，修声闻、缘觉，不发大乘心的人。三藏教，就是小乘教；专门去修三藏教理，这样的人，也不亲近。

“破戒比丘，名字罗汉”：不守戒律的比丘，或者冒充是罗汉，只有罗汉的名字，而没有罗汉的道德，“及比丘尼，好戏笑者”：及破戒的比丘尼，和好游戏、好说笑的这一类的人。“深着五欲，求现灭度”：因为他们深着五欲，都着住到这“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”，或“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”上边，想要求现生就得到灭度的。“诸优婆夷，皆勿亲近”：这一类的优婆夷，都不要亲近。

若是人等 以好心来 到菩萨所 为闻佛道
菩萨则以 无所畏心 不怀悕望 而为说法

“若是人等”：假设这一些个人等——就前边所说增上慢、破戒比丘、破戒比丘尼、破戒优婆塞、破戒优婆夷，和杀猪宰羊的旃陀罗。这一类的人，“以好心来，到菩萨所，为闻佛道”：以求道的心，想亲近三宝的这种心，来到修行菩萨道的人这个地方，他们想要求佛法。“菩萨则以，无所畏心”：这个修菩萨行的人，就应该以无所恐惧的这种心，“不怀悕望，而为说法”：不在这里有一种贪心、攀缘心、贪图供养的心，不怀着一种的希望，来给他说法。

寡女处女 及诸不男 皆勿亲近 以为亲厚
亦莫亲近 屠儿魁脍 畋猎渔捕 为利杀害
贩肉自活 炫卖女色 如是之人 皆勿亲近

“寡女处女”：寡女，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。处女，就是没有结婚、没有亲近过男子的女子。“及诸不男”：和“生、妒、犍、变、半”这五种不男。像这样的人，“皆勿亲近，以为亲厚”：都不应该亲近，和他做朋友。

“亦莫亲近”：也不要亲近，“屠儿魁脍”：屠儿，就是杀猪的。魁脍，杀猪的领袖；脍，也是杀猪卖肉这一类的。“畋猎渔捕”：畋猎，就是去打围；渔，是钓鱼；捕，是捕鸟。“为利杀害”：因为利益的关系，而杀害众生。“贩肉自活”：或者贩卖肉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“炫卖女色”：或者女人装扮得很美丽，来做不正当的职业。“如是之人，皆勿亲近”：像以上这一类的人，都不要亲近他。

凶险相扑 种种嬉戏 诸淫女等 尽勿亲近
莫独屏处 为女说法 若说法时 无得戏笑
入里乞食 将一比丘 若无比丘 一心念佛
是则名为 行处近处 以此二处 能安乐说

“凶险相扑”：就是学武术的互相扑打，你打我、我打你，这么样子；“种种嬉戏”：还有种种玩耍游戏，这种种的行为；“诸淫女等”：以及贩买美色不正当的这些个女人。“尽勿亲近”：不要接近他。

“莫独屏处，为女说法”：不要单独一个男人，为一个女人，在屏处来说法。屏处，就是用屏障挡着，旁人看不见的地方。“若说法时，无得戏笑”：如果要说法，不要嘻嘻哈哈的，一边讲法、一边笑，一边笑、一边讲法，不要这样子。

“入里乞食，将一比丘”：这个修菩萨道的，到乡村或者进城市中乞食的时候，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去，要有另一个比丘陪伴着。“若无比丘，一心念佛”：假如没有比丘一起去的话，要端然恭敬的那么一心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或“南无释迦牟尼佛”。

“是则名为，行处近处”：以上是修行菩萨道的人，他的修行处及亲近处。“以此二处，能安乐说”：以这种修行处和亲近处，能很安乐的、无所畏的，为大众来说法。

卍 卍 卍

念〈大悲咒〉若诚心，我们买道场的事就会成功；要是不诚心，就会不成功。不成功，就没有道场；没有道场，也就没有法子讲经说法了。今天晚

间，是最要紧的。因为今天晚间要是诚心的念（大悲咒），感得他们明天就把我们这个 offer（出价）接受了；接受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道场。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成功，不准失败的！为什么？在三年多以前，我就欢喜这个地方；那时候它很贵，要价六万二千块钱、sixty-two thousands。等到现在，他又说是 decreasing（降价），是 fifty-five thousands（五万五千）；现在我们买，大约是 fifty thousands（五万）可以买到。我们这一定要成功的，不成功，我们这地方不够用；所以希望大家诚心一点，今天晚间念（大悲咒）。

还有，我们要召请我们这个地方的会员，这皈依的，是一定要作会员了；那么没有皈依的，谁愿意作为我们永远的会员，我们都欢迎的。

道场建得越大越好，能以住得几十万人，像大兵营似的。我们这一个大道场里头也住着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的人，要那么大的。你们每一个人发愿都去建立道场。不要怕多，道场越多越好！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一个道场，那更好！每一个人变成一个道场，那更好！每一个国也变成一个道场，那更好！乃至于整个世界都变成我们一个大道场，谁也不杀生、谁也不偷盗、谁也不邪淫、谁也不打妄语、谁也不饮酒了！卖酒的人都饿死他，没有饭吃！

卍 卍 卍

丿 2.颂非远非近

又复不行 上中下法 有为无为 实不实法
亦不分别 是男是女 不得诸法 不知不见
是则名为 菩萨行处 一切诸法 空无所有
无有常住 亦无起灭 是名智者 所亲近处

“又复不行，上中下法”：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菩萨，也不可以修行上、中、下法。上法，就是菩萨乘；中法，是缘觉乘；下法，是声闻乘，这是三乘法。“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”：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实和不实的这种法，都不可以修行。

“亦不分别，是男是女”：也不可以分别，是男、是女。怎么是男、是女还不可以分别？这个“男”就是“慧”，“女”就是“定”；定慧如一，定、慧本来是一个的，也不可以太过分别。“不得诸法”：因为“无智亦无得”，所以不得一切诸法。“不知不见”：心里头也不知这一切法，眼睛也不见一切法。“是则名为，菩萨行处”：像这种把心置到一个地方，这就是菩萨行处。

“一切诸法，空无所有”：这一切之诸法，本来什么也没有的，“无有常住”：观一切的法相，也没有常住。没有常住，就无所执着；无所执着，就得到解脱了。“亦无起灭”：观一切诸法，也不生、不灭。“是名智者，所亲近处”：这也是有智慧的菩萨，他所应该亲近的地方。

颠倒分别 诸法有无 是实非实 是生非生
在于闲处 修摄其心 安住不动 如须弥山
观一切法 皆无所有 犹如虚空 无有坚固
不生不出 不动不退 常住一相 是名近处

“颠倒分别，诸法有无，是实非实，是生非生”：你要是有种种的颠倒、种种的分别，去分别这个法有、那个法没有，这个是实法、那个是虚法，这是有生的法、那是没有生的法。分别这一些个法相，这就是颠倒。

“在于闲处，修摄其心，安住不动，如须弥山”：菩萨住到幽闲的寂静处，要修摄自己的身心，安住到诸法实相上，也不起、也不动，好像须弥山王停止在那地方，不动不摇的样子。

“观一切法，皆无所有，犹如虚空，无有坚固”：要静观一切诸法，本来都无法可得，好似虚空一样；虚空是没有自体的，所以它没有坚固。“不生不出，不动不退”：也不生、也不出，也不动、也不退。“常住一相”：在长行的经文里说“实无所有”，这儿怎么又说“常住一相”呢？因为没有“有”相、没有“无”相，这就叫“常住一相”——常住在“非有非无”这一相上。“是名近处”：这是菩萨一个修行的亲近处。

Ⅰ3.明行成

若有比丘 于我灭后 入是行处 及亲近处
说斯经时 无有怯弱 菩萨有时 入于静室
以正忆念 随义观法 从禅定起 为诸国王
王子臣民 婆罗门等 开化演畅 说斯经典
其心安隐 无有怯弱 文殊师利 是名菩萨
安住初法 能于后世 说法华经

“若有比丘，于我灭后，入是行处，及亲近处”：释迦牟尼佛说，假设有比丘，在我灭度之后，进入到这种菩萨修行的处所，以及菩萨所应该亲近的地方。“说斯经时，无有怯弱”：演说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一部经典的时候，无所恐惧，亦无所希求。为什么无所恐惧？就因为无所希求；你若有所希求，就会有所恐怖。你无所希求，所谓“到无求处便无忧”，什么也不求了，也就没有忧愁了。

“菩萨有时，入于静室”：菩萨有的时候，要入到静室里，“以正忆念，随义观法”：以正念来忆念佛法的道理，随经的文义来观解佛法的道理。所以你们学讲经的，在讲经之前，最好先静坐一个钟头，或者半个钟头，把杂乱妄想都停止下来，修习静定的功夫；然后，由静定中悟出来的道理，来讲说佛经。这是最好的一个讲经的方法。

“从禅定起，为诸国王、王子、臣民、婆罗门等”：在入了禅定之后，然后从禅定再出定。起，就是出定了。初禅定之后，为所有的国王，或者国王的太子、或者大臣、老百姓，或者婆罗门等，“开化演畅，说斯经典”：开阐演化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无上的妙理，“其心安隐，无有怯弱”：心里也很平安、很快乐的，没有所恐惧。

“文殊师利，是名菩萨安住初法”：文殊师利！你应该知道，这叫做菩萨安住初法——修行菩萨道，安住的一个初步的法门。“能于后世，说法华经”：这菩萨若能这样修行，于将来末法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讲说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了。

G2.口安乐行（分二）

H1.长行 H2.重颂 H1 （分二）

Ⅰ1.标章 Ⅰ2.释行法

今Ⅰ1

又文殊师利，如来灭后，于末法中，欲说是经，应住安乐行。

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“文殊师利菩萨！”前边所说的是“身安乐行”，现在我再跟你说一说菩萨修行“口安乐行”。在释迦牟尼佛我灭度之后，在将来末法时，想讲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应该居住到这个安乐行门上边。

Ⅰ2.释行法（分二）

Ｊ1.明止行 Ｊ2.明观行

今Ｊ1

若口宣说，若读经时，不乐说人及经典过。亦不轻慢诸余法师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。于声闻人，亦不称名说其过恶，亦不称名赞叹其美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。

“若口宣说，若读经时，不乐说人及经典过”：假若讲说《妙法莲华经》这部经典，或者读诵这部经典的时候，也不愿意诉说其他人的过错，也不讲这部经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；就是人的过错也不讲、经典的过错也不讲。因为佛所说的法是“观机逗教，因人说法，应病予药”的法门，没有什么地方是一个对，也没有什么地方是一个非。

“亦不轻慢诸余法师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”：也不轻慢其他的经典，也不轻慢其他的法师。或者某一个法师讲法讲得好，就赞叹他；某一个法师讲得不好，就轻慢他。不可以这样子的！不讲其他人的好和不好，或者什么长处、什么短处，都不讲的。

“于声闻人，亦不称名说其过恶”：对于声闻人，就是小乘人，也不直称他的名字。你们美国人，儿子叫老窦（爸爸）也叫名字，爸爸叫儿子也叫名字，长幼尊卑一点都没有了！

你们听《法华经》听到这个地方，要明白：你们出家人、在家人，不可以互相称名字；尤其对出家人，在家人更不应该称名。好像你们现在，不可以称他们的法名，要称他别号、他的字，可以的。好像恒谦法师，或者就称一个“谦法师”也可以。对师兄弟都不可以彼此互相称名，何况对师父呢！你们有不懂佛法的人，对师父：“啊！度轮法师、宣化法师！”这是目无师长的一种称呼；或者说“度轮”，这更目无师长，简直你就是欺师灭祖、最大逆不道一个不肖的徒弟！

所以你们以后要知道。尤其对师兄弟也不可以称名，叫“果宁师”、“果前师”、“果先师”，或者“果修师”，这都不可以的。那么称什么呢？单称一个字可以，或者称“谦法师”、“静法师”，要称法号。最初叫你们在家人称出家人“法师”，就有一个人反对，就对这个小沙弥讲：“我以后称你，是要称‘Venerable（尊者）’？”他觉得在家人称出家人“法师”，是很失面子。这是一个大错误！

所以你们就是出家人对出家人，都不可以称名字，说“果修”或者“果逸”；称法名，只可以师父称，师兄弟不可以称的。你称法名，那就是你对人家不恭敬，人家对你也会不恭敬；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一样的。不过你们西方人对这个都没有什么研究，这种学问还没有；现在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就应该有这种知识了，不应该再互相称名。

不应该直称这小乘法师的名字，说他有什么过错、他犯了什么戒了。“有一次，我看见他又吃肉、又喝酒。之后，我问他为什么要吃肉？他说他没有吃，就又打妄语了。啊！这个人不是个修行人！”不应该这么样讲的。

“亦不称名赞叹其美”：也不称他的名字来赞叹他。不说：“啊！某某人真好！”不过他若真好，赞叹可以。好像我常常赞叹寿冶法师，虽然我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交情、来往，但是我都很赞叹他的，他的确是一个菩萨。那么他真有好处，可以赞叹；不过赞叹是赞叹，不要直称他的名字来赞叹。你就说：“哦！我知道有某一个法师，真是修道修得有道德了！”不要称他名字。你若一称他名字，他或者是真好，这是没有什么讲的；或者其他人发

现他不好，他就认为你打妄语了。所以也不称说他坏处，也不说他好处。

“又亦不生怨嫌之心”：你既不讲他的过恶、也不赞美他，也不对于这个人生一种怨嫌之心——就是对他有一种嫌疑。好像对某个人有意见，始终对他印象不好，这就是叫怨嫌之心。

J 2.明观行

善修如是安乐心故，诸有听者，不逆其意，有所难问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令得一切种智。

“善修如是安乐心故”：善修像以上这种安乐心的缘故。因为你没有这种种的毛病了，你不说人好、不说人坏，不怨嫌人家，你心里就安乐了，就没有“贪、瞋、痴”在你心里了。“诸有听者，不逆其意”：所有来听法的人，不可以拂逆其心。要是他问长你也不管、问短你也不管，你不理他，这就逆其意了。“有所难问，不以小乘法答”：他若来问你什么道理，不要用小乘的法来答覆他，“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令得一切种智”：只用大乘的妙理来答覆他、依照大乘经典来给他说法，令这个来问法的人，能得到一切种种的智慧。

H2.重颂（分三）

Ⅰ1.颂标 Ⅰ2.颂释 Ⅰ3.明行成

今Ⅰ1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菩萨常乐 安隐说法 于清净地 而施床座

以油涂身 澡浴尘秽 着新净衣 内外俱净

安处法座 随问为说

“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”：当尔之时，释迦牟尼佛愿意把这个意思再说详细一点，所以用偈颂来说。

“菩萨常乐，安隐说法”：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菩萨摩诃萨，常常地愿意安稳众生，而为众生说法；这就是“入如来室”。“于清净地，而施床座”

：在清净的地方，施敷床座；这就是“坐如来座”。“以油涂身，澡浴尘秽，着新净衣，内外俱净”：以香油涂身，把身上洗干净，把尘秽都除去了，穿上干净的衣，内也干净、外也干净，内无妄想、外无尘秽；这就是“穿如来衣”。“安处法座，随问为说”：安处于如来座，随众生的请问，而为说法。

Ⅰ2.颂释（分二）

Ｊ1.颂止行 Ｊ2.颂观行

今Ｊ1

若有比丘 及比丘尼 诸优婆塞 及优婆夷
国王王子 群臣士民 以微妙义 和颜为说
若有难问 随义而答 因缘譬喻 敷演分别
以是方便 皆使发心 渐渐增益 入于佛道
除懒惰意 及懈怠想 离诸忧恼 慈心说法

“若有比丘，及比丘尼，诸优婆塞，及优婆夷”：若遇到有比丘（男出家人），及比丘尼（女出家人）、优婆塞（男居士）、优婆夷（女居士），和“国王、王子、群臣、士民”：国家的国王、国王的王子，或者一般的大臣，或者一般的读书人及老百姓。

“以微妙义，和颜为说”：以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，和颜为说。和，是和顺；和颜，这又不是笑得很厉害，又不是板起面孔来发脾气的样子。也不发脾气、也不太笑，就是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，很和气的，而为他们解说佛法。“若有难问，随义而答”：或者他有疑难来请问，你就随他问的意思，而答覆他的问题；但是要用大乘的义理来答覆他，不要用小乘的法来答他。

“因缘譬喻，敷演分别”：以种种的因缘，用种种的譬喻，给他敷布、演说，分别给他说法。“以是方便，皆使发心，渐渐增益，入于佛道”：用这种种的方便法门，使听法的众生都发菩提心，并且一天比一天的增长他这个菩提心，成就佛道。

“除懒惰意，及懈怠想”：除去他懒惰不精进的这种意念，和他懈怠的这种妄想，“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”：离开一切的忧愁烦恼，慈心为众生而说法。

J 2.颂观行

昼夜常说 无上道教 以诸因缘 无量譬喻
开示众生 咸令欢喜 衣服卧具 饮食医药
而于其中 无所希望 但一心念 说法因缘
愿成佛道 令众亦尔 是则大利 安乐供养

“昼夜常说，无上道教”：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菩萨摩诃萨，以慈悲心而为众生说法；不单一时是这样子，昼夜六时常常说法，都是以慈悲心而教化众生，演说这无上修行的道理，和无上的佛教。“以诸因缘，无量譬喻，开示众生，咸令欢喜”：唯恐众生不明白，所以用无量的因缘、无量无边这么多譬喻来开示众生，使令一切众生得大欢喜、得大安乐、得大寿命。

“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医药”：所穿的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医药，以上种种的这四事供养，“而于其中，无所希望”：在说法的中间，也不希望衣服、也不希望卧具、也不希望好饮食，也不希望最有营养、最有补养的医药。“但一心念，说法因缘”：但一其心而念佛法，为众生随机说法，要这样想：“我给这个众生说法，用什么因缘，才可以把他教化明白醒悟呢？用什么譬喻，才可以令他开悟呢？”

“愿成佛道，令众亦尔”：我愿意成佛道，我也愿意令一切众生成佛道，像我一个样。“是则大利，安乐供养”：这种的思想，才是最大的利益，才是安乐众生的一种最大供养呢！

卍 卍 卍

有个消息和大家讲一讲。今天是礼拜天，等下个礼拜天，我们就有一个大的道场，可以坐四百人的地方。那么大道场是有了，大钱还没有；你们相信就送来，不相信，就送来，我也不要的，就不要送来！这说明白了。所以我这是“不食嗟来”的一个出家人。什么叫“不食嗟来”呢？你给那个要饭

的人饭吃，你若说：“喂！拿去吃了！”那有志气的要饭人就不会吃这个饭，就走了。我这个出家人，也是“不化嗟来”。你谁要是以为拿钱来了，就有面子了，我是不要的；拿钱和没拿钱来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说：“那我不拿来了！”不拿来更好！不要勉强；你若勉强拿来，我也不要的。好像我在香港，那个张锦记送来了两百块钱，我给丢到门外边去，不要了！那个工人又把钱捡起来拿回去。我是这样的脾气的，对你们大家讲明白了！你不要说是送来的时候，你送来晚了，我就不要的。但是你送来，要有多少、送多少来，把你所有的钱都送给我，所以这叫“化大钱”的。你不能舍的，你再能舍了，那就是“大钱”；你有一块钱你舍不了，你现在舍了，这就是“大钱”。都懂了吧?

卍 卍 卍

Ⅰ3.明行成

我灭度后 若有比丘 能演说斯 妙法华经
心无嫉恚 诸恼障碍 亦无忧愁 及骂詈者
又无怖畏 加刀杖等 亦无摈出 安住忍故
智者如是 善修其心 能住安乐 如我上说
其人功德 千万亿劫 算数譬喻 说不能尽

这“我灭度后”：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后。在佛住世的时候是正法时代，佛灭度之后，有像法时代、末法时代。今天这位居士讲了一个“佛灭度后”，你们就听不懂，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

本来广东音和国语在这一句相差没多少，你们都说听不懂；所以这位居士就认为你们什么佛法也都不懂——真谛也不懂、俗谛也不懂、中谛也不懂。我看他生出一种轻慢的心，认为你们这几个出家人学了这么久的佛法，连浅浅的这一点“中谛、俗谛、真谛”都不懂！这是最浅的！结果我给你们打圆场，我说：“不是他们不懂，这些个道理，他们不单懂，而且还懂得太深了！真的！我说《楞严经》的道理，他们都完全懂，何况这个论呢！这论本来是很容易懂的。论，就是互相辩论嘛！这个辩论，不要说是学过佛法的人，

没学过佛法的人都懂、都会辩的。”

我又说：“他们所以说‘不懂’的原因，第一，是他们对你很客气的。如果说懂，何必你讲呢？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，他们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是广东话他们听不懂。第三个意思，他们就是懂，也要说‘不懂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如果说‘懂了’，恐怕你不讲了！”我这一讲，把他讲得就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我说：“你不要看轻了他们，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，比我这个做师父的聪明百倍。为什么他们这么样诚心来学？就因为他们认为跟着一个愚痴的人学，就可以学出一点愚痴来！”他一听这个道理，那骄傲心没有了！

以后你们不要客气的，你们用你们的智慧，他若讲错了，你可以来和他讨论的，说：“我又另外有一个见解！”你就要想到他想不到的那种论，来同他辩，试一试他的智慧怎么样？我知道这个居士没有定力的，是随风转的。他口头上说是会说，但是真正修行的功夫，一点都没有；你骂他一句，他就哭了。为什么他哭呢？就因为他没有定力嘛！若有定力，你越骂我，我越好像没有一回事似的。是不是啊？你谁若刺激他一下，他也就哭起来。

学佛法，什么叫“懂得佛法”？就是“也不哭、也不笑”。你不要听他讲来讲去，讲几句可笑的，你就笑起来。你这一笑，他认为你根本就没听过佛法，所以你现在这么欢喜；这是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他说：“哦！你或者是笑我吧？是不是我讲得错了？”他也不敢讲了。所以无论听任何人讲，若是有定力的人，可笑的也不笑、可哭的也不哭；你不要被人家讲得你啼笑皆非。怎么叫“啼笑皆非”？你哭也不对、乐也不对；啼，就是“哭”，笑，就是“欢喜”。所以你们小心一点哪！不要以为笑就是很好的一回事；笑，或者笑出麻烦来！这是听讲要这样子。

现在我们不要讲那么多的“外边话”，我们要讲经里头的话。

我现在读“我灭度后”，你们一定会懂的。你看！他说一个“佛灭度后”，我都不知广东话这句怎么讲？你们就更不懂了！“若有比丘”：假设有比丘，也就是修行菩萨道、行菩萨法的出家人。

“能演说斯”：能，就是能力所及，可以做得到。譬如你可以翻译而不作翻译，那就是“能者也不能”；若你本来不能翻译，而一定要尝试作翻译，那就是“不能也能行”。你看！如果要你们这么等着，不叫你们翻译的话，到现在恐怕还都不可以；叫一定要做，所以就成功了，这就叫“能”。这“能演说斯”，就是能演说这个经；斯，就是这个。究竟能不能说呢？你可以讲，就是“能说”；你能讲而不讲，就是“不能说”，没有什么！我本来也是不能讲的，但我看看没人讲，我就试一试；一试，果然成功了，这么多西方人来听！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讲得声音就大了，不怕人来听了。以前我讲经是小小的声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听见我讲得不对了！假设人又来讲话驳斥我，怎么办呢？同我辩一轮，怎么办呢？现在讲得时间也久了，也不怕了，这就叫“不能也能行”——也能讲经。

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不要以为我是会讲经的。我连听经都不会，根本我也没有耳朵、也没有眼睛；不但没有耳朵、没有眼睛，连鼻子都丢了。说是：“怎么样没有耳朵、没有眼睛、没有鼻子？那有没有嘴呀？”嘴不会丢的。嘴若丢了，就不会吃饭了；我还会吃饭，我知道我嘴还没有丢，所以还可以讲经。你看这妙不妙？耳朵、眼睛、鼻子都丢了，这个嘴没有丢；你们遇着过这么一个人没有？没有遇着？现在就是这样子。“有眼不见卢舍那，有耳不闻圆顿教”；你说若不是丢了，怎么会有眼不见卢舍那？有耳怎么会不闻圆顿教？诸佛有香光室，这个“香光室”，无论你在远近，都可以闻得到这股香；你们闻了这么久也闻不到，你说，这不是丢了是干什么？这不是和你们讲笑话，真是这样子！（注：称佛居处为“香室”）

“妙法华经”：能听这《妙法莲华经》、能演说这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就是不可思议微妙之法呀！

人也应该把心丢了它，可是这个心不容易丢的；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丢，你就要找。你学佛法的，就要找你这个心；不学佛法的，随便它丢，心丢了就不找了！“心无嫉恚、诸恼障碍”：心里头没有妒嫉、瞋恚。你若有妒嫉，就有烦恼；有瞋恚，那更是烦恼。所以没有妒嫉、没有瞋恚，就没有一切的烦恼障碍了。

“亦无忧愁，及骂詈者”：也没有烦恼、也没有障碍。不但自己没有障碍，也对人也没有障碍；不但对人没有障碍，就便人对我有障碍，我若里边没有障碍，那个障碍也障碍不着我。好像你没有那个肮脏东西，苍蝇就不来；你有肮脏东西、有不洁净的东西，苍蝇它才来呢！你内里没有障碍了，外边障碍也就障碍不了你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忧愁了。也没有人骂你，你也不会骂人。为什么没有人骂你呢？就因为你不骂人。为什么人家骂你呢？就因为你骂人嘛！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我，说我这么样坏、那么样坏？就因为我欢喜骂人；我欢喜骂人，人当然骂我了！所以你要想人不骂你，先不要骂人，这是最现实的逻辑；你若不懂得这个逻辑，那尽外找：“为什么你骂我呢？为什么他不骂你呢？”

“又无怖畏，加刀杖等”：也没有恐怖，什么都不怕的，所谓“纵遇锋刀常坦坦，假饶毒药也闲闲”；遇着人拿一把宝剑，想把我的头给斩下来；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！好像二祖神光法师，他叫：“你斩了！斩了！”那个刽子手就一刀把他头给斩下来了；斩下来，他没有哭、也没有笑，由颈腔子里头往外冒出白浆。刀，就是用刀来把头给砍去了。这时候皇帝才知道杀错人了，于是又给他造庙修塔。但是，这才是马后客呢！不是马前客，诸葛亮是马前客。

诸葛亮骑着马走，那个探子在前边问：“军师！现在魏国的兵又杀我们来了！”诸葛亮说：“没关系，没有事情！他们退回去了！”果然到前面那儿再一探，曹操的兵真的回去了，这叫“马前客”。你如果说：“等一等！我查一查，看看怎么样？”过几天，探子回来报说：“曹操的兵走了！”你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他会走的嘛！”这就不算的了，这就是“马后客”。要先知道才算呢！后知道，等人家告诉你，你才说：“哦！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！”那都是“马后客”；就像我那样子，我也什么都知道，但是马后客，不知道马前客。马后客都很妙的！

马前客也会变成马后客，马后客也会变成马前客。我以前也讲，袁天罡和李淳风（注：均是唐太宗时人最会算），什么事情没来，他就知道。有一个人来，手上拿着一只鸟说：“你给我算一算，这个鸟是活的？是死的？”

如果他说是活的，这人用手一攥就把它攥死了；如果他算它是死的，这人一松手，它又飞了。你说怎么算法？你说这倒是马前客可以用、是用马后客可以用？所以这马前客、马后客都没有用了，不要算了！讲了半天，马前客也不要学、马后客也不要学。

“亦无摈出”：不会被人摈出。摈出，譬如大家在一起住，住来住去，你尽给人很多麻烦，人家就把你赶走了。或者好像大家一起住，你和我也有心病、我和你也有心病；你见着我，这个脸色就黑起来了，我见着你，不黑也红红的。这么样子，大家心里有病；心里有病，口里就发脾气了，然后就不共住了！说：“你这么大脾气，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，你赶快滚蛋了！”就把你迁单了！这就叫“摈出”。那么为什么不摈出呢？就因为忍耐，也不障碍人；人障碍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譬如他骂我，“骂谁呢？不是骂我了吧？”说是他提着你的名字骂，说：“果明！你是个坏东西！”“哦！我是个‘明’，明就不应该‘不明’了，这不要紧的！”这是真明了。说：“果不明！”“哦？谁叫‘果不明’？没有这么个‘果不明’，不是我！”这就没有事了。你会忍，无论“果明、果不明”，你都不知道有这么个“明”，把这个“明”忘了它，变成无“明”了。你无“明”，也没有人；没有人，谁发脾气？所以他能忍能让，才不被摈出。“安住忍故”：因为他安住这个“忍”的缘故。

“智者如是”：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！你有大智大慧的人，怎么会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，就发起大的脾气来了？不会发脾气的。就发脾气，也不是一定真的，或者是假脾气；假脾气，那还是没有脾气，你们要认清楚了。“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，如我上说”：这叫善修其心，能住到“安乐”的这种行门上，好像我上边所说这个道理。

若能像上面我所说这样子地修行菩萨法、行菩萨道，“其人功德，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，说不能尽”：这个人的功德，千劫万劫、百千万亿劫，用算术来算、用譬喻来比方，也没有法子可以说得完他这种功德的。这种功德是太大了，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，连佛用种种的譬喻都没有法子来说得完。

G3.意安乐行（分二）

H1.长行 H2.重颂 H1（分三）

Ⅰ1.释止行 Ⅰ2.释观行 Ⅰ3.结行成

今Ⅰ1

> 又文殊师利！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，受持读诵斯经典者，无怀嫉妒谄诳之心，亦勿轻骂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求声闻者、求辟支佛者、求菩萨道者，无得恼之，令其疑悔，语其人言：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智。所以者何？汝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。又亦不应戏论诸法，有所诤竞。

“又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“文殊师利”！“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”：你这个大菩萨！这个菩萨，不是单单文殊师利菩萨，是所有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。在将来我灭度之后的末法时代，法将要断灭的时候。这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在人寿命减到二十岁、十五岁，乃至于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；普通人寿命活到十岁就死了，到那时候，佛法也将要灭了、没有了。

“受持读诵斯经典者，无怀嫉妒谄诳之心”：能以受持读诵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一部经典的人，他心里也没有一种妒忌心、谄媚、欺诳的心。谄媚，就是见着有钱的，欢欢喜喜地来对人家；见到没有钱的，就生出一种骄傲，哦！这个面孔就不同了，不高兴的样子。诳，就是打妄语。不单不应该有这种行为，连这种妒嫉心、谄媚心、欺诳心都不应该有。

“亦勿轻骂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”：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地就责骂修学佛法的人，就说那个人：“他是学佛法，他所行所作，那太坏了！他有什么什么过错……”或者说：“他都很好的，见着佛还拜佛，这是他的长处；可是拜完了佛，他就打妈妈、骂他父亲，这个人太坏了！”就说修行人的长短，这么说人家的是非。

“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”：或者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或者是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等等人，或者“求声闻者、求辟支佛者、求菩萨道者”：求声闻道的，就是修“四谛法”（苦、集、灭、道）；求辟支佛者，就是有修“十二因缘法”这样的人；求菩萨道者，就是修“六度万行”这菩萨所行的道。凡是出家的男人和女人、在家的男人和女人，和求声闻、辟支佛、菩萨道这一些个人，“无得恼之，令其疑悔”：不要得罪他们，不要令他们生烦恼。你若令他生烦恼，他就生了疑悔心；生了疑悔心，就不能精进、不能修行了。

“语其人言”：譬如对这些人就说，“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智”：你们这一班人，修行什么呢？你们离道还非常远呢！你不能成功的！你照这样子，始终也不会得到真正佛的一切种智。一切智就是“俗谛”，种智是“真谛”。一切种智，是非俗非真，这是“中谛”；中谛，这是佛的智慧。

“所以者何”：什么原因你不能得到一切种智呢？“汝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”：因为你是最放逸的人。放，是放荡；逸，是安逸。又放荡、又安逸，就是又不愿意做工、又愿意休息；这是放逸之人，也不守规矩。因为你对修道很懈怠，所以你不会成佛的，你不会得到一切种智的。

不应该对人起轻慢而说出这种话，“又亦不应戏论诸法，有所诤竞”：又者，也不应该拿着一切佛法当儿戏，这么样子随随便便地来讲；好像作戏那么样，拿着佛法来讲笑话，来随随便便地谈论。戏论，就是讲得不真实的。就是有所争长论短，明明合佛法，他说不合佛法；明明是说对了，他说不对，这就叫“诤竞”，故意来狡辩。狡是狡滑，辩是辩论，就很不守规矩的这么样子来辩论。你不应该令人烦恼，不应该说：“你是最懒惰的，你不能成佛！”你不应该这么讲。

Ⅰ2.释观行

当于一切众生，起大悲想；于诸如来，起慈父想；于诸菩萨，起大师想；于十方诸大菩萨，常应深心恭敬礼拜。于一切众生，平等说

法，以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深爱法者，亦不为多说。

你应该怎么样子呢？“当于一切众生，起大悲想”：应该对一切的众生，起大悲心；看众生太苦了，我应该把这苦给拔出去。“于诸如来，起慈父想”：对一切的佛，应该想：一切如来是我们的大慈悲父。要这样想！“于诸菩萨，起大师想”：对所有一切的菩萨，我们应该想：哦！这是我们修行的师父，这是教我们的良师善导，能用种种的方法，把我们领到道路上修行。“于十方诸大菩萨，常应深心恭敬礼拜”：对于十方诸大菩萨，应该常常地很诚心；恭恭敬敬地要礼拜这十方的诸大菩萨，要常常地存这种的心。

“于一切众生，平等说法”：对于所有一切的众生，应该慈悲平等为众生说法；平等平等的，而不选择。“以顺法故，不多不少”：因为随顺这个法的缘故，也不给某个众生多说一点法，也不给某个众生少说一点法。不选择所有的众生，说是这个人对我是很恭敬的，我就多给他说一点法；那个人对我不恭敬，我就给他少说一点法。不这样子！恭敬、不恭敬，信、不信，都给他说一样的法，也不多、也不少。“乃至深爱法者，亦不为多说”：乃至于来听法求法的人，他深深地爱好这个法；就是这样的人，也不给他多说一点点法。

Ⅰ3.结行成

文殊师利！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，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。说是法时，无能恼乱；得好同学，共读诵是经，亦得大众而来听受，听已、能持，持已、能诵，诵已、能说，说已、能书，若使人书，供养经卷，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叫了一声“文殊师利”！你要知道！“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”：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在将来法要灭的时候，“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”：有能成就这第三种“意的安乐行”的菩萨。

“说是法时，无能恼乱”：你正在讲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来恼乱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说《法华经》，一切的护法、天龙八

部都会拥护你；并且因为你在往昔不种恼乱其他众生的因，所以现在也没有众生会来恼乱你。“得好同学，共读诵是经”：所得的，都是最好的人在一起修行，大家一起来读诵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来研究《法华经》，这可以说是“得好同学”了，你们大家不要互相发脾气啰！要做一个好同学啰！大家互相都要恭敬！“亦得大众而来听受”：不单大家共同来研究《法华经》，也得到很多人来听闻受持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“听已、能持”：听了《法华经》之后，不是这么听完就算了，你要能受持这部《法华经》。“持已、能诵”：你能受持完了之后，就能诵念。持，是恒持，就是常常要来学《法华经》；若不学，那就不恒持。等你受持《法华经》时间久了，就离开《法华经》的本子也能诵了、可以记得了，不只是能读念。持，就是读念《法华经》；诵，就是背诵《法华经》。对着本子，这就叫“持”，又叫“读”；离开本子，这就叫“诵”。“诵已、能说”：不单能背诵了，而且还能讲解。“说已、能书”：不是单单能讲就完了，还要能能把这一部经都书写出来。

这是五种法师──以读念、背诵、受持、书写、讲说，来做法师。我认识一个如莲法师，字写得非常好，他天天就这么结上双跏趺座，坐到自己房间里书写《法华经》；写完了，他把它影印出来，印了一部《法华经》。这位和尚，以前是个做官的，以后出家就专门写《法华经》。

“若使人书，供养经卷，恭敬、尊重、赞叹”：若自己不会写字的，可以请其他的人来书写知这部《法华经》。写完了一部经，自己就叩头顶礼，礼拜这《法华经》、恭敬这《法华经》、尊重这《法华经》、赞叹这《法华经》。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你看！诸佛都来这儿给证明、多宝如来也来给证明，这是最妙、最不可思议了。你有一分的恭敬心，就得到一分感应的好处；你有十分的恭敬心，就得到十分感应的好处。你遇着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空过了；所以你们这些个人，能听见这《法华经》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！你们以前的父亲、母亲、祖父、祖母，乃至于祖父的父亲、母亲，都可以说是没有听过《法华经》；现在你们这些个后人，听过《法华经》了，这都叫“超祖拔玄”了，超过你们祖宗的德行了，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

境界。你们各位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！你们现在来学这个佛法，这都是有大善根、有大德行的，才能来听经、学习佛法。

卍 卍 卍

再向大家讲一讲我们佛堂一个好消息。现在每天晚间都有很多人，这个佛堂就很小的；人都是很大的，所以“大人”坐到这个“小佛堂”里，就没有空余的地方了。所谓“坐无虚席”，就是没有一张凳没有人坐的；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要找一个大的地方。所以佛教讲堂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每天晚间就念诵〈大悲咒〉；就说：“这个佛堂快点长大了！快点往大长，好坐多一点人！”那么念诵了这么多天咒，在这个礼拜，我相信这个佛堂会长大的；长到多大呢？可以坐得四、五百人这么大一个佛堂，能长这么大！坐四、五百人，恐怕还有空余的地方，你们说这是妙不妙？这一个小佛堂会长大，你们想不到的；等到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是真不可思议了！

今天对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，你们大家回到家里，也帮着念咒，说：“佛教讲堂快点长大吧！中美佛教会也快点往大长！”长得有多大？越大越好！无论人有多么的多，都可以有地方坐。好像普陀山的普济寺，它的大雄宝殿，你看着好像不大，但是你有一千人进这个大殿也可以站得开；甚至有一万人，这个大殿也有地方；就算有十万个人，这个大殿里还可以有地方；所以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宝殿。

我们这回，要念咒念出来一个宝堂；这个宝堂，也就是能大、能小。人多一点，它就大一点；人少一点，它就小一点。你们没有听说过这么样妙的境界，我们将来的道场，一定就是会这样子，有这种的功能；人多，它就往大一点长，人少，它就再缩小一点。你们谁要是不相信，你就试一试！你在佛教讲堂或者中美佛教会，经过三年的时间，你就知道：“啊！是这样子！”这个讲堂，人多它就大了，人少它就小了；你要知道，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个好消息，是真实不虚的。

有的人就会说：“我永远都不相信有这样的道场！”等你看见的时候，你不相信都要相信了！你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叫你相信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所以现在这不是相信、不相信的问题，等到将来，你就知道了！在我们开第一个暑假班的那个正月初一，我就对一个也不知道他是佛教徒、也不知道他是魔王的弟子的人说：“今年，美国的佛教要开一朵大莲华！”他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将来你会看见的！”那么在暑假班的开始，他不敢看这朵莲华，吓跑了；这朵莲华开了，他也见不着了。

卍 卍 卍

H2.重颂（分二）

Ⅰ1.颂释 Ⅰ2.颂行成 Ⅰ1（分二）

J 1.颂止行 J 2.颂观行

今 J 1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若欲说是经 当舍嫉恚慢 谄诳邪伪心 常修质直行

不轻蔑于人 亦不戏论法 不令他疑悔 云汝不得佛

“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”：当尔之时，释迦牟尼佛愿意再把这个意思再说一遍，而用偈颂来讲解。

“若欲说是经”：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若愿意讲说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“当舍嫉恚慢，谄诳邪伪心”：应该把嫉妒心、瞋恚心也舍了它，把贡高我慢的心也舍了它，也不应该谄媚于富贵的人，也不应该打妄语，不应该有这种邪伪的心在心里存着。“常修质直行”：常常要修行这种直言直行。质直，就是直言直行，对于任何的人也没有弯曲心。这个“质直”，就是对着“弯曲”；所谓“直心是道场”，要用质直的心。

“不轻蔑于人，亦不戏论法”：不轻看人，不把人看得很卑贱的；不但不轻人，而且也不轻法。“不令他疑悔”：不可以令其他人对佛道生出一种疑悔心。“云汝不得佛”：也不可以说：“你这么样的懒惰、这么样子懈怠，这不能成佛的！”不要这么样说，不要恼乱他人！

J 2.颂观行

是佛子说法 常柔和能忍 慈悲于一切 不生懈怠心
十方大菩萨 愍众故行道 应生恭敬心 是则我大师
于诸佛世尊 生无上父想 破于憍慢心 说法无障碍

“是佛子说法，常柔和能忍”：这个菩萨摩诃萨所说的法，常常很柔和的，能忍辱，这是“着如来衣”。“慈悲于一切”：以慈悲心来对一切的众生；这就是“入如来室”。“不生懈怠心”：不生轻慢懈怠的心。

“十方大菩萨，愍众故行道”：十方所有的菩萨摩诃萨，他为什么行菩萨道呢？因为他怜愍众生，所以他修行菩萨道。“应生恭敬心，是则我大师”：我们应该对十方的菩萨摩诃萨，都生一种恭恭敬敬的心；要作什么样的观想呢？就想：这是我的一个最好的师父！“于诸佛世尊，生无上父想”：对菩萨生大师想，对于诸佛世尊，就生无上大慈悲父想。“破于憍慢心，说法无障碍”：把这种骄傲的我慢心都应该破除了它，说一切法的时候，要无所障碍。

I 2 颂行成

第三法如是 智者应守护 一心安乐行 无量众所敬

这第三，“意的安乐行”是这样的。有智慧的人，应该依照这种的方法去修行，而守护这种的安乐行，一心修行这安乐行。无量的众生都会恭敬像这样一位修行菩萨道的菩萨。

G4.誓愿安乐行（分二）
H1.长行 H2.重颂 H1（分二）
I 1.明行法 I 2.叹经法 I 1（分二）
J 1 释行法 J 2 结行成
今 J 1

又文殊师利！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，有持是法华经者，于在家出家人中，生大慈心，于非菩萨人中，生大悲心，应作是

念：如是之人，则为大失。如来方便，随宜说法，不闻、不知、不觉、不问、不信、不解。其人虽不问、不信、不解是经，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随在何地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引之，令得住是法中。

“又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这个妙吉祥的菩萨，说：“妙吉祥啊”！“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”：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于将来末法时代，法将要断灭的时候，“有持是法华经者”：若有受持、读诵《妙法莲华经》这样的菩萨。“于在家出家人中，生大慈心”：在家，是指优婆塞、优婆夷；出家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。在这些个比丘、比丘尼和居士里边，应该生一种大慈心。慈，就能令众生都得到快乐。“于非菩萨人中，生大悲心”：在不是修行佛法的人里边，甚至于毁谤佛法的人里边，应该生出一种大悲的心。悲能拔苦，能把这一切造罪众生的苦，都给拔除了。

“应作是念：如是之人，则为大失”：应该作这种的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像这一类的人，他们所失去的利益大太了！这是他们最大的损失啊！什么最大的损失呢？“如来方便，随宜说法”：如来所说的法，都是方便随宜；遇着什么人，就讲什么法。遇着大乘人，就说大乘的法；遇着小乘人，就说小乘的法。所谓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”佛是一个声音演说佛法，众生种类不同，但是每一类的众生，都明白佛所说的法。

现在这一种造罪恶的人，不想学习佛法，“不闻、不知、不觉、不问、不信、不解”：也不听佛法，也不知道佛法，自己也不觉悟。为什么不闻、不知、不觉呢？就是也不请问；自己不明白，也不请问明白的人。他也不生一种信心，也就不想真明白佛法。所以这种人，是损失最大的。

“其人虽不问、不信、不解是经”：这个人，虽然不请问这《法华经》的妙理，也不相信这《法华经》的妙理，也不了解这《法华经》的妙理。“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随在何地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引之，令得住是法中”：我，这是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。他发愿说，我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那时候，无论在任何的地方，以我神通的力量，和我智慧的力量，来接引不闻、

不问、不信、不解这一类的人，使令这一类的众生也要住在这个妙法之中。

J 2.结行成

文殊师利！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来灭后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，说是法时，无有过失，常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罗门、居士等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虚空诸天，为听法故，亦常随侍。若在聚落、城邑、空闲林中，有人来欲难问者，诸天昼夜，常为法故，而卫护之，能令听者皆得欢喜。所以者何？此经是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神力所护故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“文殊师利”！“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来灭后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”：这一类的菩萨摩诃萨，在佛灭度之后，有成就这第四种的安乐行；这第四种的安乐行，就是“发愿”。

他能成就以上这四种的安乐行，“说是法时，无有过失”：当他讲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也没有过失。“常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”：他常为一切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乃至这“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罗门、居士等”，“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”：这一些个人都要供养他，又恭敬他，并且尊重、赞叹他。不但人间的人这么恭敬供养、赞叹这一位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就是“虚空诸天，为听法故，亦常随侍”：在虚空里的一切诸天，都为听法的缘故，也常常来跟随、侍奉这一位菩萨。

“若在聚落、城邑、空闲林中”：或者在聚落乡村里，或者在城市中，或者在山上空闲的林中，“有人来欲难问者”：你在那儿修行，就有人想要来问难你、考验你。“诸天昼夜，常为法故，而卫护之，能令听者皆得欢喜”：一切的护法善神、天龙八部，昼夜都常因为护法的缘故，来保护着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菩萨。那么他来问难你，你以大乘的妙义来答覆他，能令这一切听经闻法的人，都得到欢喜。

“所以者何”：什么缘故呢？“此经是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神力所护故”：三世诸佛，都拥护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所以就是有什么困难的问题，都可以变成没有了。

Ⅰ2.叹经法（分二）

Ｊ1.就法略叹 Ｊ2.约喻广叹

今Ｊ1

文殊师利！是法华经于无量劫中，乃至名字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、受持、读诵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文殊师利菩萨，“是法华经于无量劫中，乃至名字不可得闻”：这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在无量无量劫之中，有很多人就是连“妙法莲华经”这经名都听不见。现在日本有一个日莲宗派，单单念“南无妙法莲华经”这个经名，这也就是表示他们闻这个名字了；本来这个名字都闻不着，现在他们念“南无妙法莲华经”，这听见名字了！“何况得见、受持、读诵”：况且你能看见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！不容易看见的；何况你又能受持，来念诵这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Ｊ2.约喻广叹（分二）

Ｋ1.不与珠喻 Ｋ2.与珠喻 Ｋ1（分二）

Ｌ1.立喻 Ｌ2.法合

今Ｌ1

文殊师利！譬如强力转轮圣王，欲以威势降伏诸国，而诸小王不顺其命，时转轮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。王见兵众战有功者，即大欢喜，随功赏赐，或与田宅、聚落、城邑，或与衣服、严身之具，或与种种珍宝、金、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码碯、珊瑚、琥珀、象、马、车乘、奴婢、人民。唯髻中明珠不以与之。所以者何？独王顶上有此一珠，若以与之，王诸眷属，必大惊怪。

“文殊师利！譬如强力转轮圣王，欲以威势降伏诸国”：文殊师利！好像那个强有力的转轮圣王，想用他这种的威德势力，来降伏其他的诸国。“而诸小王不顺其命”：这所有其他小国的国王，不听这转轮圣王的命令。“时转轮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”：在这个时候，转轮圣王就用种种兵力，来征伐这些国。

“王见兵众战有功者，即大欢喜，随功赏赐”：转轮圣王看见兵众作战有功的，生大欢喜，随立的功劳大小而来赏赐他。“或与田宅、聚落、城邑”：或者给他一点地和住的房子，或者聚落、城邑；“或与衣服、严身之具”：或者给他一点衣服，庄严身体的这种东西；“或与种种珍宝、金、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码碯、珊瑚、琥珀、象、马、车乘、奴婢、人民”：或者给他种种名贵的珍宝，好像金、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码碯、琥珀、珊瑚，或者一头大象，或者马，或者车乘，或者一些工人及人民等，以作为赏赐。

卍 卍 卍

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，我向大家再说一个消息：这礼拜天，本堂将举行盂兰法会。盂兰，是梵语，翻译为“解倒悬”，意思就好像人受倒挂起来一样，是很辛苦的，现在给他解开。给谁解开呢？给我们过去的父母、祖先解开这个倒悬。我们哪一个人也不知道我们过去的父母、祖先是有功、或者是有过？有功的，固然是或者生到极乐世界、或者生到天上去，或者又生在人间作总统，这都没有一定的。要是有过呢？或者堕地狱去，或者转饿鬼或者变成畜生，这都不一定的。

在农历七月十五，这是摩诃目犍连超度他母亲的一个纪念日。我们所有的众生，也可以藉着在这一天，为过去七世的父母来作功德，超度他们。你们若觉得自己脾气很大、无明火太重，这就可以知道你的过去父母、祖先没有离苦得乐，所以他们每天帮着你发脾气、叫你造罪业，好快一点和他在一起。你若有这种感觉，你就应该在这时候来超度过去七世的父母、祖先，给他作功德。在西方，过去很少这种的道场，现在有了，你们都不要错失这个机会；每一个人给你们过去父母、祖先，做一个孝顺的后人，来为他们做一点功德。

卍 卍 卍

转轮圣王看见他的军队作战胜利了，所有有功的人都要赏赐，所以就说，“或与田宅”，或者就给他田地、或者给他舍宅。但是“田宅”不是就是田宅，田，譬喻三昧，也就是“定”；宅，譬喻智慧。“聚落”譬喻初果及

二果的果位；“城”譬喻三果的果位；“邑”譬喻四果的果位。其余的，“衣服”譬喻忍辱；乃至于“七宝”譬喻七觉支的善法、七觉支财，七觉支，又名七菩提分。这“象、马、车乘”都是表示二乘；“奴婢”譬喻神通的功用，神通的这种功能、利用；“人民”譬喻善法。

“唯髻中明珠不以与之”：转轮圣王髻中，有一颗最宝贵的明珠，但是他不会把这颗明珠犒赏给有功的这些将军、士兵，不会赏给任何人。“所以者何”：什么原因呢？“独王顶上有此一珠”：因为就仅仅转轮圣王的头顶上，才有这一颗明珠呢！所以他不会把它再赏赐给其他人的。“若以与之，王诸眷属，必大惊怪”：假若他把这一颗明珠也给了这一些个有功的人，转轮圣王所有的眷属一定就很惊怪的。惊怪，就不相信有这种的事情，也不相信自己会得到这么优厚的赏赐。

L 2.法合

文殊师利！如来亦复如是，以禅定智慧力，得法国土，王于三界，而诸魔王不肯顺伏。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，其有功者，心亦欢喜，于四众中，为说诸经，令其心悦，赐以禅定、解脱、无漏根力、诸法之财，又复赐与涅槃之城，言得灭度，引导其心，令皆欢喜，而不为说是法华经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称一声文殊师利菩萨！“如来亦复如是”：我释迦牟尼佛也就像转轮圣王是一样的，“以禅定智慧力，得法国土，王于三界”：以这不可思议禅定的三昧，和智慧的力量，得到无上的妙法，王于这个法王的国度。在这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中，佛是法王；“佛为法王，于法自在”，因为佛得到大智大慧，得到真正的法。

佛虽然得到无上的妙法，为法中之王，王于三界，“而诸魔王不肯顺伏”：可是这一切的魔王，不肯顺伏；他们不肯投降、不愿意归顺。所以，“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”：如来就带领这大乘、二乘、三乘的人——这一切的诸将，和这个魔王来共同作战。好像我们现在出版《金刚菩提海杂志》，也是和魔王共同作战；我们是要保护真正的佛法，所以他们这一些个“假牌

子的”，都要露出来了。

“其有功者，心亦欢喜”：其中把这个魔王打败立下功劳的，佛的心也就欢喜了。“于四众中，为说诸经，令其心悦”：佛于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这四众之中，来给大家说一切的经典。或者说三藏教，或者说方等教，或者说般若教，或者说藏、通、别、圆、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八种教；把诸经的教理，都说给一切的众生听，令一切众生心里都欢喜。

“赐以禅定、解脱、无漏根力、诸法之财”：佛就赐给众生以禅定的功、解脱的德，无漏的智慧，还有五根、五力。“根”是五根，“力”是五力。这五根，就是信根、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；“信、进、念、定、慧”这五根生出来了，因为它有五种的力量，又叫“五力”。佛把诸法的法财，都赐给一切众生。

“又复赐与涅槃之城”：又赐给众生涅槃之城。涅槃怎么叫“城”呢？因为它可以防敌，可以防御敌人来攻；也就是能防着魔王，魔王没有办法来破坏你这个涅槃，所以这叫涅槃城。“言得灭度，引导其心，令皆欢喜”：说是你已经得灭度了，引导众生的心，令一切众生心都欢喜。“而不为说是法华经”：而保留着《妙法莲华经》这种的妙法，不给一切众生说。这《法华经》，也就好像转轮圣王髻中那颗宝珠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给人家讲的。

K 2.与珠喻（分二）

L 1.立喻 L 2.法合

今 L 1

> 文殊师利！如转轮王，见诸兵众有大功者，心甚欢喜，以此难信之珠，久在髻中，不妄与人，而今与之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文殊师利、妙吉祥！“如转轮王，见诸兵众有大功者，心甚欢喜”：好像转轮圣王一样，见他所有的军队在作战的时候，有大功劳的人，心特别欢喜。“以此难信之珠，久在髻中，不妄与人，而今与之”：用这个最难信的宝珠，久藏在发髻之中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赐给人，而现在因为他功劳太大了，所以就赐给他。

L 2.法合

如来亦复如是，于三界中，为大法王，以法教化一切众生，见贤圣军与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共战，有大功勋，灭三毒，出三界，破魔网。尔时，如来亦大欢喜，此法华经，能令众生至一切智，一切世间多怨难信，先所未说，而今说之。

“如来亦复如是”：释迦牟尼佛我，也就像转轮圣王一样的。“于三界中，为大法王，以法教化一切众生”：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中，做大法王，以无上的妙法来教化一切众生。

“见贤圣军与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共战”：看见这些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，或者二乘缘觉，或者菩萨；这些都叫“贤圣军”。与“五阴魔”，就是“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；这五阴魔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的。有烦恼的魔，还有死的魔。人人都有死，死也是一种魔；现在我们想要修成佛，没有生死，所以要和这死魔来共战。“有大功勋”：和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共战，把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也战胜了，所以有大功勋。“灭三毒，出三界，破魔网”：能以把贪、瞋、痴这三毒都灭了，能超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破魔王的罗网。

“尔时，如来亦大欢喜”：修行，能以把死魔也战胜了、烦恼魔也战胜、五阴魔也战胜了；在这个时候，破魔罗网了！如来看见这些个修二乘和大乘的，都有所成就了，也就欢喜了。“此法华经，能令众生至一切智”：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能使令一切众生到达一切智慧之地。“一切世间多怨难信”：这所有的世间人，多怨《法华经》这个道理，也不容易信；所以“先所未说，而今说之”：如来以往这四十多年，从来也没有说过《法华经》，现在才给大家讲一讲这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妙处。

文殊师利！此法华经，是诸如来第一之说，于诸说中，最为甚深；末后赐与，如彼强力之王，久护明珠，今乃与之。文殊师利！此法华经，诸佛如来秘密之藏，于诸经中，最在其上，长夜守护，不妄宣说，始于今日乃与汝等而敷演之。

“文殊师利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对文殊师利菩萨说，“此法华经，是诸如来第一之说”：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是过去诸佛第一之说，是现在诸佛第一之说，也是未来诸佛第一之说。“于诸说中，最为甚深”：在所有佛所说的经典之中，这《妙法莲华经》是最无上甚深，没有比它再高的，也没有比它再深的了。“末后赐与，如彼强力之王，久护明珠，今乃与之”：这是最后赐给一切众生了，就像有大威德、有大强力的转轮圣王一样；他长久以来都守护着自己髻中这一颗明珠，现在因为这个人功劳太大了，所以他把这颗明珠也赐给了。

“文殊师利！此法华经，诸佛如来秘密之藏”：妙吉祥菩萨！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是三世一切诸佛、十方一切诸佛，秘密之藏；是最秘密的、是不传之法，本来不传的。“于诸经中，最在其上”：在所有佛所说的经典里，这一部经是最上的了。“长夜守护，不妄宣说”：在从来好像长夜似的时期里，我守护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对大家讲的。“始于今日乃与汝等而敷演之”：直到现在，我才给你们各位在法会中的大众，来分别敷演，讲给你们大家听。所以，你们不要拿着它当很平常的法来听！

H2.重颂（分二）

Ⅰ1.颂行法 Ⅰ2.颂叹经

今Ⅰ1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常行忍辱 哀愍一切 乃能演说 佛所赞经

后末世时 持此经者 于家出家 及非菩萨

应生慈悲 斯等不闻 不信是经 则为大失

我得佛道 以诸方便 为说此法 令住其中

“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”：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说完了上边的经文之后，又以偈颂来把这个义理详细地说给法会大众。

“常行忍辱，哀愍一切”：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，应该常常修行忍辱的行门，忍一般人所不能忍的事，怜愍一切众生。“乃能演说，佛所赞经”：能有这种的忍辱的心，和哀愍一切众生的心，才能演说这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是十方诸佛、三世诸佛所共赞叹的经典。

“后末世时，持此经者”：在将来法要灭的时候，有受持、读诵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人，“于家出家，及非菩萨”：或者是在家人，或者是出家人，或者不明白佛法的这一些众生；“应生慈悲”：对他们应该生一种慈悲心，给他们快乐，而拔除他们的痛苦。

“斯等不闻、不信是经，则为大失”：应该怜悯他们，说你们这等的众生，也不闻这部《法华经》、也不信这部《法华经》，这你们真是有最大的损失啰！你们损失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！因为你不能成佛。你不信《法华经》，就不可以成佛；你想成佛，必须要信《法华经》。

“我得佛道，以诸方便，为说此法，令住其中”：将来我得成佛道的时候，以我的禅定力、智慧力，以及神通力、种种的方便，为这一类的众生来说这《妙法莲华经》。令一切众生，都得到这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妙处，而居住到这妙的境界上。

学佛法的人，一天比一天要精进、一天比一天要诚心、一天比一天要守规矩、一天比一天要聪明。你今天比昨天聪明，明天就比今天更聪明；那么一点一点，就会有真正的智慧了。想要有真正智慧，必须要循规蹈矩来用功夫，才能得到这种真正的智慧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以后都要照顾自己，要管着自己；自己能管自己，终究有一天，你就会成功的。

Ⅰ2.颂叹经（分二）

Ｊ1.总颂两喻 Ｊ2.总颂两合

今Ｊ1

譬如强力 转轮之王 兵战有功 赏赐诸物
象马车乘 严身之具 及诸田宅 聚落城邑
或与衣服 种种珍宝 奴婢财物 欢喜赐与

如有勇健 能为难事 王解髻中 明珠赐之

“譬如强力转轮之王”：譬如，就是举出一个譬喻来。譬如有大威德、有大势力的转轮圣王，他王一四天下。这个世界上，有金轮王、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。金轮王王于四大部洲，就是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；银轮王就王于三洲，就是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；铜轮王，是王于二洲，就是东胜神洲和南赡部洲；铁轮王只王于这南赡部洲。我们现在讲的，这是金轮圣王；金轮圣王，他有七种的宝贝，这是世间最稀有的。转轮圣王有七宝：金轮宝、白象宝、绀马宝、神珠宝、玉女宝、主藏臣宝、主兵臣宝。

“兵战有功，赏赐诸物”：这些兵去到敌国作战，作战有功了，所以就赏赐一切的财物。“象、马、车乘”：这表示二乘。“严身之具”：譬喻修行的法门。“及诸田宅、聚落、城邑”：“田”譬喻三昧力，“宅”譬喻智慧力，“聚落”譬喻证得初果、二果的圣人，“城”譬喻三果阿罗汉，“邑”譬喻四果阿罗汉。“或与衣服”：譬喻柔和忍辱的法门。“种种珍宝”：很多种珍宝，不是一种；所以要一样一样地数，就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码碯，什么宝贝都有了。“奴婢、财物”：“奴婢”譬喻神通的功能。你不要以为神通好得不得了的，在佛法里，它就是奴婢，可以让你随意运用的。你有天耳通，想要偷着听人讲话，离着很远，你就听着了，这就等于你的奴婢一样。天眼通，离得很远，你若运用天眼通来看一看，某一个人做什么呢？你一看，甚至于他在那儿睡觉，你也知道；在那儿吃饭，你也知道。在那儿无论做什么，你都知道了；所以这个天眼通就等于奴婢一样，你叫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以上种种的财物，“欢喜赐与”：很欢喜，就赏赐给他们了。

“如有勇健，能为难事”：假如有一个最勇猛的健将；健将，就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的勇士。无论和谁一战，他一定胜利；无论打哪一个城市，他一定把这个城可以攻破了。他能做人所不能做的那种难事。因为他这么样勇健、这么样能去破敌，把敌人都给打退了，“王解髻中明珠赐之”：这转

轮圣王现在一看，赏赐旁的东西，都不能满他这种功劳所应得的价值；所以把髻中那颗明珠取下来，赐给这个最勇猛的将军。

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也就好像那颗宝珠似的；佛本来不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所以要为众生说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！

J 2.总颂两合

如来亦尔 为诸法王 忍辱大力 智慧宝藏
以大慈悲 如法化世 见一切人 受诸苦恼
欲求解脱 与诸魔战 为是众生 说种种法
以大方便 说此诸经

“如来亦尔”：如来，释迦牟尼佛我；亦尔，也是这个样子，也和这转轮圣王赏赐他顶上髻中的宝珠，是一样的道理。“为诸法王”：佛是法中之王，所谓“佛为法王，于法自在”，得到自在无碍的这种妙用。

“忍辱、大力，智慧宝藏”：佛又能忍辱，又有强大的力量，有大威德；又有智慧，这就等于有一切的宝藏一样。“以大慈悲”：佛用“慈”给众生乐，用“悲”来拔众生苦，所谓“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”。“如法化世”：依照这个法，来教化一切众生，也就是应以佛身得度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菩萨身得度，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；应以辟支佛、声闻、缘觉身得度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；现种种的身，来教化众生，这叫“如法化世”。也就是“观机逗教”，观察机缘，用法来教化众生；“因人说法”，因为哪种人，就给他讲哪种法。

好像对好吃的众生，就先给讲“食经”——讲吃的经；说是：“你吃一点这个东西，对你最有好处啦！你若是胖的人，你欢喜瘦，就会瘦一点；你若欢喜胖，你吃这东西就会胖一点！”这个会吃的人一听，啊！这不错！我正不愿意这么肥，那么吃一点能瘦的东西！于是就把食经讲的给吃了；那么欢喜肥的，听说吃这个东西就会肥，于是把它也吃了。这叫如来所说的“法食”，你不要以为真有东西给你吃；“说法”就是“食”，你忘了吗？“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”。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一天吃一餐就可以呢？就因为他

得到“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”了；天天就吃佛法，每天晚间吃一顿，吃得不饱，明天再吃！佛也就是这样子。

有的众生不愿意吃，他就愿意睡觉，每逢吃完午饭，一定要睡觉；于是佛就给讲“睡经”。怎么睡呢？说：“你睡，要头冲南、脚冲北；右边在下边，左边在上边；要托腮搭胯。你这么样一睡，这叫‘吉祥卧’，你睡，就最吉祥了！你作梦也吉祥、睡觉也吉祥，醒着、睡着都吉祥！”这个人一听：“哦！这不错啊！吉祥！”于是就依照这个方法去睡；一睡，就得了睡的“三昧”！得三昧，就又醒了；醒了，说：“啊！不要睡那么多啰！睡那么多，也没有什么大意思。”于是把“睡经”讲了，这个人就给讲醒了。这是个比喻，什么叫“睡觉”呢？你能入定就是睡觉；一入定，好像睡觉一样。但是，睡觉是头低低这么样子；那入定的样子，头不动、身不摇，如如不动、了了常明，那才是“真睡觉”。你那个睡觉，是睡“假觉”、睡“死觉”，不是睡的活觉。真正入定了，明明了了、清清楚楚的；你能一入定，缩万年为片刻、放开片刻成万年，一念万年、万年一念。你看这个觉睡得长不长？说：“我不懂！”你当然不懂，你若懂这个，那你也不得了。

所以“如法化世”就是这样子：好吃的，就给讲“食经”；好睡的，就给讲“睡经”；好钱的，就给讲“财经”。总而言之，他欢喜什么，就给他讲什么经。讲财经、色经、名经、食经、睡经，这五种；如来都给他讲，所以这叫“如法化世”。

“见一切人，受诸苦恼”：他见一切的众生，着住到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上了，所以就有诸苦恼、受诸苦恼啦！譬如贪财，所谓“未得之，患得之”，没有得的时候，想法子怎么能得到财呢？财可得到了——或者去到什么地方把钱偷来、或者打劫抢来了；你说怎么样啊？哈！他又忧愁了：“唉！我得天天看着它，不然的时候，我打劫人家的，也有人打劫我嘛！”于是昼夜也不睡觉，就看着这个钱。你说是不是烦恼呢？这钱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都一样的，没得到的时候，就想法子要得到；已经得到了，又怕丢了；你说，麻烦不麻烦？这所以就受诸苦恼了！

“欲求解脱，与诸魔战”：因为受苦恼受得时间久了，他就想要得到解脱，不着住啦！就要得到自由，要飞天遁地；所以就与这些个烦恼魔、死魔、业障魔，又和贪心的魔、瞋心的魔、痴心的魔、慢心的魔、疑心的魔这“五毒”来作战——“三毒”就变成“五毒”了！一作战，把这些个魔王打败了。

“为是众生，说种种法”：所以佛就为这些着魔的众生，来给他说种种的法，愿意他得到解脱。“以大方便”：以最大的方便法。这些个方便法，是没有自己的；为了度众生，就是下地狱，我都愿意为众生受苦的。所以你看地藏王菩萨，他陪着那些个地狱的众生，在那地方来教化地狱的众生，这就是以大方便。“说此诸经”：释迦牟尼佛说三藏的教，又说方等经、般若经等诸经。

既知众生 得其力已 末后乃为 说是法华
如王解髻 明珠与之 此经为尊 众经中上
我常守护 不妄开示 今正是时 为汝等说

“既知众生得其力已”：既然知道众生，方等教的人也得到利益了，般若教的也都得到利益了，他们得到好处了！“末后乃为，说是法华”：最末后的时候，才为众生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是佛最后所说的经，佛最后的目的，就是为说《法华经》。

“如王解髻明珠与之”：就好像转轮圣王解下来他发髻之中的明珠一样，把这粒明珠赐给最有功劳的将军。“此经为尊，众经中上”：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是最尊、最贵的，在一切经典中，是最高无上的了。“我常守护，不妄开示”：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自己常常守护这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讲的；很久很久也不讲，我都保留这《法华经》。“今正是时，为汝等说”：现在正是时候啦！也不早、也不晚，也不前、也不后，正是这个时候！什么时候？为你们大家来讲《法华经》，正是时候。

所以现在我们这儿讲《法华经》，也是正是时候！到这个国家里，先讲《楞严经》。有人说《楞严经》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人家看见都发愣、认不清楚，所以就以为不是真的。就是真的，你若拿它当假的，也是假的；是假

的，你若认为它是真的了，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“一切唯心造”嘛！真、假，在你自己心里分别——“仁者自生分别”。根本在经上，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对你有帮助，就是真；对你没有帮助，就是假；对你有利益，这就是真了；对你没有利益，这就是假了。什么叫真、假？真、假，在你自己那个地方，不是在经这儿！我们现在讲《法华经》是真的，但是你若不懂，真的也没有用；你若懂了，就是假的，都有多少用处。所以这第二次讲经，就讲《法华经》，第三次就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有人说：“那你又讲过《地藏经》、《金刚经》，我都听过！”那些是小经，我们这是讲大经、真经。

卍 卍 卍

明天是大势至菩萨的诞辰。大势至菩萨是谁呢？他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徒弟；阿弥陀佛左边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右边就是大势至菩萨。等阿弥陀佛退位的时候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做极乐世界的教主；观世音菩萨退位的时候，就是大势至菩萨做教主。所以这一佛二菩萨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“三圣”。

明天是大势至菩萨的诞辰，所以我们由明天开始，就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；一方面是庆祝大势至菩萨的诞辰，一方面是举行盂兰法会，超度一切众生。

在明天和后天——就是礼拜六，两天都念佛；礼拜天，念佛，再念《盂兰盆经》。如果人多，你们又可以讲一讲这部《盂兰盆经》；我知道我现在这五个徒弟多少都开智慧了，智慧都比我大了，长得也比我高，所以相信不会有困难的，我相信会讲得非常清楚了！有欢喜研究《盂兰盆经》的，可以在这个礼拜天，大家共同研究《盂兰盆经》。

还有一个新闻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大约前两个礼拜，对大家讲过；如果欢喜学作中国诗或者作偈颂，我可以在礼拜六，把我这种不能见人的诗和不能见人的偈颂，来讲给大家听一听。为什么不能见人呢？因为它没有面子；就是作得不好，非常丑陋——英文叫什么？Ugly？所以就怕见人。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学这个怕见人的诗和偈颂，我不妨就叫它和你们见一见；等到你和它

们一见的时候，就把你们吓得望影而逃，就跑了！虽然我知道会把你们吓跑了，但是也要叫你们知道知道它的厉害！我现在就是给你们讲的诗。

卍 卍 卍

F 2.总明行成之相（分三）

G1.结劝四行 G2.举三报以劝 G3.总结

今G1

我灭度后 求佛道者 欲得安隐 演说斯经

应当亲近 如是四法

“我灭度后，求佛道者”：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入涅槃之后，有修菩萨法、行菩萨道，而求佛道这样的菩萨，“欲得安隐，演说斯经”：他想要得到安稳快乐，而讲演解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“应当亲近，如是四法”：应当亲近像前边长行所说这四种法，就是“身安乐行、口安乐行、意安乐行、愿安乐行”；要亲近这四种的法、实行这四种的法。

G2.举三报以劝（分三）

H1.报障转转现报 H2.业障转转生报 H3.烦恼障转转后报

今H1

读是经者 常无忧恼

若能常常读诵这《妙法莲华经》的人，常常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。

H2.业障转转生报

又无病痛 颜色鲜白 不生贫穷 卑贱丑陋

“又无病痛，颜色鲜白”：又能常常也没有什么病痛，所以这个人脸色很光鲜的；光鲜，就是脸上有一股红光满面，不是好像有一股黑气。你看这个人，他面上有一股红光，很新鲜的，面不发黑，这个人就有智慧。你看那个人若是面上发黑色的——黑人当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！普通人的面，不应该黑色；那么他呈现出黑色，这就不吉祥了，他会遇着很不吉祥的事情。你常常红光满面，就会遇着吉祥的事情；鲜白，也就是红光满面，很好看的。

“不生贫穷，卑贱丑陋”：他不生到贫穷的家庭里去，也不会给人做下人；下人，就是做工人的，赚的钱也很少，做那工作很低的。也不会丑陋；丑陋，就相貌很不好看。

H3.烦恼障转转后报（分二）

Ⅰ1.别明三烦恼障转 Ⅰ2.总明一切烦恼障转

今Ⅰ1

众生乐见 如慕贤圣 天诸童子 以为给使
刀杖不加 毒不能害 若人恶骂 口则闭塞
游行无畏 如师子王 智慧光明 如日之照

“众生乐见，如慕贤圣”：你修行菩萨道，也没有病、也没有忧恼、也不穷、也不卑贱、不丑陋，所以众生就欢喜看见你，就好像仰慕圣贤、菩萨一样的。“天诸童子，以为给使”：这诸天一切的童子，也来给你做工人，听你使唤。

“刀杖不加，毒不能害”：有什么凶险的事情，刀杖也不会加到你的身上；不单刀杖不能害你，就是有什么人给你下毒药，他也不能害你。“若人恶骂，口则闭塞”：假设有人恶骂你的话，他想骂你，他也张不开口。“游行无畏，如师子王”：无论游行到什么地方，都无所畏惧，就好像狮子之王似的；狮子是兽中之王，什么兽类都怕他。“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”：他的智慧和光明，好像太阳普照大地似的，是无微不照，没有一个黑暗的地方照不到的。

Ⅰ2.总明一切烦恼障转（分四）

Ｊ1 梦入十信相似位 Ｊ2.梦入初住见道位 Ｊ3.梦入住行向地修道位 Ｊ4.梦入妙觉究竟位

今Ｊ1

若于梦中 但见妙事 见诸如来 坐师子座
诸比丘众 围绕说法 又见龙神 阿修罗等
数如恒沙 恭敬合掌 自见其身 而为说法

“若于梦中，但见妙事”：你要是作梦，也会作吉祥的梦，不会作凶恶的梦；就是在梦寐中，也见吉祥的境界。什么吉祥境界呢？就“见诸如来，坐师子座”：见着佛了！佛在师子座上说法呢！“诸比丘众，围绕说法”：有很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四众弟子那么来围绕、赞叹佛，听佛说法。

“又见龙神、阿修罗等”：又见很多天龙八部的神，和阿修罗等，“数如恒沙，恭敬合掌”：那个数目，好像恒河沙那么多，到那儿恭敬的合掌礼拜、来供养。“自见其身，而为说法”：自己看见自己的身体，给这一些个天龙八部说法。

J 2.梦入初住见道位

又见诸佛 身相金色 放无量光 照于一切
以梵音声 演说诸法 佛为四众 说无上法
见身处中 合掌赞佛 闻法欢喜 而为供养
得陀罗尼 证不退智 佛知其心 深入佛道
即为授记 成最正觉 汝善男子 当于来世
得无量智 佛之大道 国土严净 广大无比
亦有四众 合掌听法

“又见诸佛，身相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于一切”：又作梦，梦见诸佛，身相是紫磨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到一切的众生。“以梵音声，演说诸法”：用清净的梵音，来演说一切诸法。所以声音也是很要紧的，人讲经说法，声音一定要清亮，说话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不可以令人听了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。你声音清净、宏亮，这都是在往昔修诸善根，才能有这种的表现；不然的时候，你讲话那个声音好像哭似的，本来大家都没有一种悲哀的心，听你这个声音就都哭起来了。

“佛为四众，说无上法”：又听见佛为这四众弟子，来讲说无上的妙法。“见身处中，合掌赞佛”：自己见自己的身，也在道场里边，合起掌，在那儿赞叹佛说法。好像有很多诚心的居士，都有这种的梦，这都是有善根的人

！有一些个比丘也有这种的梦。“闻法欢喜，而为供养”：听赞佛，闻法也欢喜，来供养佛。“得陀罗尼，证不退智”：得总持的法门，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，证得智慧，不退转了！就是证得到智慧，永远都不会再迷了，不会再迷迷糊糊的那个样子。“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”：佛知道这个人的心，深入佛道，“即为授记，成最正觉”：就给他授记，成最高的正等正觉。

“汝善男子”：你们这一些个善男子！“当于来世，得无量智，佛之大道”：佛给你授记，就说，你这个善男子！在来生的时候，会得无量的智慧，又得成佛道。“国土严净，广大无比”：你那国土也庄严而清净，非常之大的，“亦有四众，合掌听法”：也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大家都合起掌来听法。

J 3.梦入住行向地修道位

又见自身 在山林中 修习善法 证诸实相
深入禅定 见十方佛

“又见自身，在山林中，修习善法”：又见自己这个身体，在清净的山林之中，在那儿修习禅定的善法呢！“证诸实相”：证到实相的理体，证到不可思议这种妙有的境界。“深入禅定，见十方佛”：能得到深禅定，也就是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”那种境界；在这个时候，在禅定中，能和十方佛见面，而听经闻法。

J 4.梦入妙觉究竟位

诸佛身金色 百福相庄严 闻法为人说 常有是好梦
又梦作国王 舍宫殿眷属 及上妙五欲 行诣于道场
在菩提树下 而处师子座 求道过七日 得诸佛之智
成无上道已 起而转法轮 为四众说法 经千万亿劫
说无漏妙法 度无量众生 后当入涅槃 如烟尽灯灭

“诸佛身金色，百福相庄严”：这个人在梦中看见佛了，佛身放紫磨金色的光明；就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佛“百福相”这种微妙清净庄严法身。“闻法为人说，常有是好梦”：在诸佛的面前来闻法，又为人来说法，常常

有这样微妙不可思议的梦境。

“又梦作国王，舍宫殿眷属，及上妙五欲，行诣于道场”：又梦见自己做国王了，把三宫六院这些娘娘妃嫔都舍了！又，把最好的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最好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都不要了！走到道场那个地方去。“在菩提树下，而处师子座”：在菩提树下，坐在师子座，“求道过七日，得诸佛之智”：求道等过七天之后，就得到佛的智慧了。在梦中，你看！就成佛了！“成无上道已，起而转法轮”：成了无上佛道之后，就“八相成道”的转法轮了，“为四众说法，经千万亿劫”：为这些个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众来说法。在梦里，过了千万亿劫那么长的时间。“说无漏妙法，度无量众生”：说无漏的这种妙法，度了无量众生。“后当入涅槃，如烟尽灯灭”：到最后就应该入涅槃啦！就好像烟烧尽、灯也灭了一样。

G3.总结

若后恶世中 说是第一法 是人得大利 如上诸功德

假设在将来的恶世中，能讲说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个人一定会得最大的利益、最大的好处；而这利益，就是如上述好梦的诸功德，也就是好梦会成真了！